

鹽兵仔

侯鳥

稍微冰冷的北風裡挾有熟悉的大海味道，喜歡這充滿飽和水氣的氣流往自己臉上奔來的感覺的蔡百溪揹著單眼相機穿過道路旁水泥護欄，走進一處表面龜裂乾涸的鹽地。

入冬的天空清爽，可以看見一群群列隊往北飛疾飛的侯鳥不斷從頭頂經過，已經許多年沒有回來追尋侯鳥蹤跡的蔡百溪因為剛好昨天出差到臺南洽公，今日沒有其他行程所以在回臺北之前便回自己從小長大的故鄉一趟，多年前父親去世之後，他將母親接到臺北一起住，老房子就無人住，蔡百溪這趟回去看了看，老家年久失修如今已經跟廢墟沒兩樣，庭院內雜草叢生，褪色木門前面趴著的兩隻野狗，見到他也只是懶洋洋地轉了幾下眼珠就繼續闔上眼睛睡覺，似乎很享受此刻寒流離開後陽光重現的暖和。

蔡百溪的大哥跟他說退休後要回老家住，他想到時候自己回來也就有個地方可以落腳了。不過這房子要能住人，看來得要好好整理一番才行。屋頂漏水需要修補，牆壁斑駁也得重新粉刷，老舊門窗當然都全部汰換，水管電線檢查並更新……蔡百溪走進屋裡一面仔細看著屋況一面想著。

剛才從老家出來原本要離開這裡，但是蔡百溪不經意抬頭望著天空的時候，冬季的侯鳥從眼前掠過，讓他想起自己好像很久沒回來拍侯鳥了，於是決定再逗留一會兒，去看看棲息在濕地的侯鳥。那年回來母校實習的時候，蔡百溪曾經跟著協會調查候鳥數目，之後便喜歡拍一些侯鳥的照片，也因為故鄉是全國可以看見侯鳥種類最多的地方，故而到臺北任教後仍然每年都會回來拍侯鳥。只是最近幾年忙著到各地做田野調查就沒辦法特地抽身回來。

沿著西濱快速道路，兩側廢曬鹽田如今都成了侯鳥棲息的溼地，而這個季節正是賞鳥的好時機，蔡百溪拿著相機站在馬路旁，拍了幾張照片之後就走到鹽地裡那座廢棄的檜樓旁，以前跟父親到鹽田工作的時候總會經過這座檜樓，小時候母

親經常會將鹽田裡的鹽裝在茶壺裡，然後叫他帶回家，所以每次看到槍樓裡的鹽警都會很害怕，後來長大再經過這座槍樓，那退休的鹽警阿公仔看到他還會跟他聊上幾句，然而，多年後這座槍樓早已殘破不堪，此刻正往槍樓裡面瞧著的蔡百溪思緒回到過去的同時彷彿聽見了槍樓裡的阿公仔在跟他打招呼。

「溪仔，你要回家啦！」

「對呀，剛下課，想說過來看一下今天飛來的鳥。」

「今天比較晚喔，天都要黑了！」

「就留在學校寫了一些字，所以比較晚走。」。

「又寫字要布置教室啊？」

「是啊，寫了自己班上的，還幫其他同事寫。」

「誰叫你寫得一手好字，大家才會都請你代勞！」

「這真要謝謝鳳之公仔當時給我的指導！」

「你鳳之公仔是個讀書人，字寫得可好了！哪像我，家裡連飯都沒辦法讓我吃飽，更別提要讀書，當年家鄉戰亂，我們一家四處流浪，最後走散了……」

槍樓裡的鹽警當中就是阿再公仔嗓門最大，那個時候也是他抓鹽賊抓得兇，蔡百溪最怕他，每次見到他在槍樓裡，蔡百溪就不敢幫忙偷拿鹽回家。不過阿再公仔退休之前便不再像以前那樣老是板著一張臉孔，後來蔡百溪到外地念大學，偶爾回來會到鹽田幫父親收鹽，看到已經退休的阿再公仔獨自一個人在槍樓裡生活，蔡百溪才知道阿再公仔沒地方可以去，這槍樓即是他在臺灣的家。

第一章 偷鹽賊

蔡牛屎看到家裡米缸裡面連一粒米都沒有了，只好叫月鯉去籤仔店賒一點米回來。

「頂个月欠的錢攏猶未還清，又閣欲去賒米，叫恁团去，我無愛去！」

「我亦毋是無欲還，頂个月風颱來，落雨落遐爾大，鹽埕無鹽倘好收，等這個

月的鹽錢發落來我就會去還矣啦！」

「這我嘛知，毋過我若是閣去賒米，恁阿嫂百面會閣激面腔予我看！」

「唉！無錢就是會予人看袂起！」

「我看猶是叫恁团去啦！」

蔡旺來聽到母親又要他去大伯父家賒米，雖然有點怕會被大伯母唸叨，不過如果自己不去，母親和父親絕對又會為了家中沒米的事吵架，所以只好硬著頭皮去了。後來蔡旺來去籤仔店的時候看到只有大伯父在顧店就很開心地走進去，他知道大伯母在睡午覺也不敢大聲說話，「阿伯，阮阿爸叫我來買米。」

「好。」蔡旺來的大伯父看到不是他母親來買米便明白是這筆帳要記帳本的，但也沒說甚麼就先秤了一大袋白米給他。

蔡旺來一手抱著白米，一手抓著剛才從紅陶罐中抓出來的一把鹽香花生，然後邊吃著花生邊跟大伯父說謝謝。他是因為看到大伯母不在才敢這樣，如果大伯母顧店，看到蔡旺來抓一把花生出來吃一定會跟他收錢的。

每次颱風過後，鹽田裡的結晶池就會泥濘不堪，蔡旺來便得跟父親母親一起去洗鹽埕，而這次颱風一過，當然也不例外地又要去洗鹽埕，禮拜三中午放學，他吃完飯就換上藍白塑膠拖鞋然後騎腳踏車出門。

這個颱風帶來的雨量還不小，學校附近的魚塭裡的紅蟳都因此爬到馬路上，蔡旺來在回家的路上還抓到一隻不小的紅蟳，那天晚餐母親就把那隻紅蟳煮了給大家吃，結果幸災樂禍之餘，自家的鹽埕也慘遭肆虐。颱風進來的前一天，父親看看天氣，以為雨勢不會很大於是沒有去將曬好的鹽堆蓋起來，沒想到隔日清晨父親看雨愈下愈大便叫母親和他一起去把鹽堆蓋起來。

八月，原本早該出現晨曦的東方上空由於被放眼望去的厚重烏雲籠罩，天色遲遲不見轉亮，蔡旺來和父親母親三個人穿上雨衣，冒著飄搖的風雨騎腳踏車來到鹽田。

蔡旺來跟父親母親一起把鹼草編成的草蓆從鹽堆旁邊的寮仔裡面搬出來，通常母親下鹽埕工作前會先換上放在寮仔裡面的雨鞋，父親總是打著赤腳，而蔡旺來有時候也會換上雨鞋，不過大部分的時候他是不喜歡穿雨鞋的，這一日，他跟父

親一樣打赤腳，未料當他抱著一捆草蓆經過鹽堆時，一個不小心腳滑了一下就整個人摔進了一旁的水溝裡，可想而知腳踝便立刻擦破了皮，但是他一聲痛都不敢喊地隨即從水溝中爬出來，繼續抱著草蓆爬上鹽堆。

然後蔡旺來先是等父親將一捆一捆的草蓆攤開，鋪在整座鹽堆表面，接著站在鹽堆頂端把一張大帆布由上往下攤開之後，自己便和母親再一起將帆布拉開來覆蓋住草蓆，最後在帆布上面還要加蓋一張大漁網並且在漁網四周插入廢棄軌道枕木和磚塊用以固定漁網，後來等到工作結束的時候，雨又下得更大了，母親見狀叫蔡旺來趕緊回家，此時由於蔡旺來想要加快腳步走回寮仔裡面穿上自己的拖鞋，結果忘記了打赤腳走路很容易打滑，因而他就再次地跌了一跤，一屁股坐在鹽堆裡的泥水當中，以致痛地忍不住大叫一聲，「哎喲！」

「落雨天，行路較細膩矣啦！」母親看到蔡旺來已經跌倒了兩次於是大聲交代著，「轉去慢慢仔騎，有聽到無？！」

「好啦！」

蔡旺來渾身狼狽不堪地回到家之後，擦乾身體換上乾淨的衣服就去廚房盛番薯簽粥來吃，冷掉的粥配上炒醃瓜，他兩三口吃完了一碗接著又盛第二碗，雖然兩碗粥沒辦法讓他吃飽，但是他也不敢再盛第三碗來吃，因為這白米都是去大伯父家賒來的，吃完之後如果父親還沒去結清欠款，母親到時候又會叫他去買米，儘管大伯父不會對一個孩子多說甚麼，不過他知道欠的錢愈多，父親要擔的鹽就越多，母親說過一擔鹽一百多斤工資一塊四，白米一斤兩塊錢，一擔鹽都換不到一斤米。

當時對看天吃飯的鹽工來說，想要吃飽還真是一種奢望，所以每次颱風過後又好幾天不能收鹽的時候，蔡旺來便會去海邊沙灘挖蛤蠣或者到附近的溪邊釣魚，看能不能有一點收穫好帶回家給家人吃。這日，颱風的暴風圈雖然已經離開台灣本島，但是外圍環流帶來的大雨持續下著，因而沒有去學校上課的蔡旺來就和弟弟妹妹待在家裡玩丟沙包的遊戲，父親和母親也沒辦法出去工作，母親於是趁這時候拿出一些破舊的衣物來縫補，父親則無事在房中躺著。

一直到傍晚的時候雨總算是稍停了，此時和兩個哥哥玩到累得睡著的妹妹突然

醒來，「阿母，我腹肚枵！」

一會兒，聽見妹妹喊餓的母親便放下手中的工作走進廚房開始準備晚餐，其實早上回來吃了兩碗粥之後就沒再吃什麼的蔡旺來早已經肚子餓，但是他看到父親和母親從鹽田回來各自吃了一碗後，鍋子裡剩下的粥就不多，只能給弟弟妹妹當午飯，他也不敢說自己肚子餓，現在母親終於起身去煮飯，蔡旺來心中不禁感到高興，結果沒想到期待吃晚餐的同時，竟然又覺得肚子更餓了。

後來弟弟聽見蔡旺來的肚子發出了一陣陣咕嚕聲就問，「阿兄，你嘛腹肚枵矣？」

「無啊，我袂枵！」

「毋過我有聽到你腹肚仔叫呢！」

「你聽毋對矣啦，彼是我拍手的聲啦！」

晚上母親煮了一鍋麵疙瘩湯，「去叫佢阿爸食飯！」不過沒等蔡旺來去叫，父親已經從房裡走出來，蔡旺來便想父親一定沒有在睡覺，所以有聽到母親說話。

母親看到父親坐下來就說，「厝裡咧欲無米矣！」

「無米先煮番薯簽啦！」

「番薯簽哪食會飽？！」

「毋是猶有麵粉？」

「麵粉嘛無佢濟矣啦，你愛想辦法，抑無囡仔無飯通食啦！」

「啊就無錢，我是欲想啥物辦法啦？！」

「莫怪人講嫁予曝鹽的，無田嘛無錢，會枵死啦！」母親一面餵妹妹吃麵疙瘩一面自顧地說，「當初阮老父聽媒人婆講你真乖肯做人閣老實就答應，誰知嫁來就愛綴你去曝鹽，遮爾艱苦閣食袂飽，我看明仔載我去阿鳳遐問看有穡頭無，來做小工才有飯通食啦！」

蔡旺來看到母親和父親吵了幾句，父親一開始還跟母親你一句我一句地互嚷，後來便一臉無奈地聽著母親大聲抱怨。最後，父親碗裡的麵疙瘩一口都沒吃就從後門出去。他知道父親一定是要去後面巷子裡的招福伯家下棋，父親和招福伯下棋的賭注是一盤一塊錢。

其實母親和父親經常為了家裡的米缸裡沒米的事情吵架，雖然父親已經很認真地曬鹽，無奈還是總讓米缸見底，而每當餵不飽家中這麼多張嘴巴的時候，母親氣極敗壞就會開始責怪父親，蔡旺來明白父親心中難過，所以都會想盡辦法去賺錢，天氣好鹽產量多的日子裡，父親會在清晨五點收自己鹽埕裡的鹽之前的清晨三點就先到別人的鹽埕裡幫忙收鹽，但是遇到雨季或颱風來襲所以沒鹽可收也是無法避免的事情，父親又能如何，後來他才知道，父親有時會去招福伯家下棋並不是消遣娛樂，父親下棋是為了想要贏錢。

有一次，蔡旺來跟著父親去招福伯家下棋，他看到父親下棋時候的神情十分專注嚴肅，心裡便納悶想著：下棋只是打發時間，怎麼父親一句話也不說，讓這裡的空氣中充滿了緊張的氣氛？

結果一個下午過去，棋局終了時，招福伯開口說，「好，我贏兩盤輸四盤。」然後便從口袋裡拿錢出來，算了兩塊錢並拿給父親。

那次父親贏了錢馬上帶他去大伯家買了一斤雞蛋，另外還買了一角錢兩顆的糖柑仔給他。母親看到父親買蛋回來什麼都沒有問，晚餐就炒了一盤瓜仔脯蛋，也由於他和弟弟妹妹已經很久沒有吃到蛋，因此那天吃得十分開心。

後來蔡旺來就知道在廟口看人下棋是不能隨便開玩笑，因為那些人也都是拿賭注在下棋的。

不久，母親等到弟弟妹妹都上了小學之後就去做小工，也沒怎麼管蔡旺來有沒有去學校上課，所以他常常早上出門但是沒有到學校，有時會去木麻黃樹林裡玩，有時會去街市上轉轉看能不能撿到錢或者去戲院看戲尾，就這樣蹣跚至下午才回家。

一日早上，蔡旺來依舊和弟弟妹妹一起出門，然後走到學校大門前的時候他照樣等弟弟妹妹進學校之後，轉身便往廟口方向走去，因為那一天是王爺生日，廟前有搭戲棚，雖然那些歌仔戲和布袋戲都還沒開演，不過看戲班在上台前的準備也是很有趣。

蔡旺來在廟前晃來晃去，他打算今天早點到戲台前面去等戲開演，不然等到戲一開演就撿不到戲班扮仙撒的糖果了，結果當他剛找到了個位置坐下來的時候，

卻被母親抓個正著，「死囡仔，你無去學校，走來遮做啥？！」

原來母親這天要把準備了的供品拿到廟裡祭拜後才出去工作。

「我欲祛糖仔！」蔡旺來老實地跟母親這麼說。

「扮仙無遮爾早啦！」

「我欲較早來等，才會當祛較濟糖仔啦！」

「欲祛糖仔愛等到下晡，放學才來就好矣！」

「無愛啦！下晡人真濟，我會予人踏到手閣祛袂到！」

「你欲祛糖仔就無愛去讀冊矣？」

「我無錢買糖仔，看扮仙才有糖仔通食啦！」

看著蔡旺來這樣大聲說著的時候，眼淚幾乎要掉下來，母親亦不難明白孩子非常想要吃糖的心情，可自己真的無能為力滿足孩子，所以最後只叫蔡旺來不要玩太晚要早點回家。

自此之後，蔡旺來還是經常不去學校，雖然母親知道他沒去學校免不了要罵他，不過，如果那天他有撿蛤蠣回家給母親煮的話就不會被罵，畢竟為了三餐能夠溫飽也是一件很不容易的事，那個時候的日子就是這樣，為了不要餓肚子連孩子都很努力。

蔡旺來不喜歡念書，後來就跟著父親去鹽田曬鹽以致連國小都沒有畢業，而鹽比較少的季節，父親和母親是到工地打工，他和弟弟妹妹則會撿豬屎去賣。

豬屎要趁一大清早還沒被人踩過的時候去撿，因此弟弟妹妹要上學的日子裡，蔡旺來就自己去撿。一天，蔡旺來在弟弟妹妹還沒出門前就要出門撿豬屎，結果弟弟問他，「阿兄，你無袂等我中晝放學轉來才作伙去祛豬屎？」

「袂當啦，等你轉來，豬屎就予人撿完啦！」

「咱會當等豬閣放屎才撿矣！」

「透早的豬屎無人踏過較好祛，下晡的豬屎攏予人踏到糊糊閣會黏到真濟土，足歹祛的啦！」

「毋過我嘛想欲佢你去祛豬屎呢！」

「你去學校好好讀冊，豬屎我去祛就好矣啦！」後來蔡旺來這樣跟弟弟說完後

沒吃早飯便出門了。

那天蔡旺來撿了一大籠的豬屎回來，然後先把比較軟的豬屎和比較硬的豬屎攪和在一起，接著加一些柴灰進去並把豬屎拿去太陽底下曬，等到隔天撿新鮮的豬屎回來的時候，再把前一天曬乾的豬屎切成塊收進麻布袋裡。

這樣撿了幾天，收了一大麻布袋的豬屎之後，蔡旺來就會把曬乾的豬屎拿去給收購豬屎來作魚塭肥的人。每次他把賣豬屎的錢交給母親的時候母親就會很高興。

結果母親有一天突然說，「我看叫阿妹仔佢你作伙去拈豬屎，兩個人會當拈較濟。」

蔡旺來心中便覺得有些無奈，「阿妹想欲去學校讀冊就予伊去，豬屎我去拈就好矣。」他替妹妹感到不平。

「查某团仔免讀遐濟冊，去拈豬屎鬥趁錢啦！」

蔡旺來知道母親應該是認為撿豬屎能賺錢，那麼多撿一些豬屎就能多賺一些錢，而弟弟因為是男生必須要多讀點書，於是叫妹妹跟他一起去撿豬屎。

不過蔡旺來也知道妹妹跟自己不一樣，妹妹是喜歡讀書喜歡去學校上課的，所以次日一大早蔡旺來跟妹妹一起從家裡走出來沒多久後就說，「妹仔，妳去學校！」

「毋過阿母叫我去拈豬屎呢！」

「啊妳毋是真愛去學校？」

「對啊，去學校會當學寫字學算數。」

「若按呢甲妳的豬屎籠子和豬屎夾仔予我！」蔡旺來把妹妹手中的豬屎籠和豬屎夾拿過來，「妳就去學校讀冊！」

「阿母若知會罵我啦！」

「袂啦，今仔日我會拈較濟豬屎轉去，按呢阿母就袂罵矣！」

後來，蔡旺來和妹妹一起走到國小門口，蔡旺來看著妹妹走進學校之後就繼續往庄內走去。不一會兒，在剛進到庄內的時候，蔡旺來遇見了三伯父家的三個堂兄弟，「恁嘛是來拈豬屎的？」

「對啊！阮天猶袂光就出門，這馬欲轉去矣。」

「喔！恁法真濟呢！」蔡旺來看到堂兄弟們的豬屎籠都滿滿的就問，「啊恁是去佗位法的？」

「阮今仔日是去興中里法的啦！」

「若按呢興中里的豬屎毋就攏予恁法完矣？！」蔡旺來和他們說完之後便掉頭往另一個方向走，「我看我今仔日來東安庄仔法好矣！」

就這樣，那一天蔡旺來為了連妹妹的豬屎籠都裝滿就在東安庄裡繞了好幾圈，又加上有幾隻豬拉稀，那些屎沒有辦法撿起來，所以他撿到了快中午才回家。

蔡旺來回到家後就先把豬屎攪拌完拿去曬，等到他把前一天曬乾的豬屎都收完了之後才想到自己連早飯都還沒吃，於是便洗了手到廚房去吃飯。「今仔日有夠衰，法豬屎拄到豬落屎！」他一面吃著冷掉了的番薯簽粥一面自言自語著，過了一會兒，他吃完飯就又想起甚麼地跑了出去。

「水缸叔仔，下晡有工課否？」

「有啦，有人欲挖堀仔啦！」

「我欲去！」

「好啦！等咧我欲去的時祿會共你叫！」

由於這幾天的鹽比較少，所以父親和母親都是趁天還沒亮的時候就去收鹽，然後再去磚窯搬磚，他們出去工作通常要到傍晚才回家，蔡旺來早上撿完豬屎之後就會先去鄰居家問有沒有甚麼工作的機會，如果剛好有魚塭要收成他就可以去幫忙拉魚網，有人要開挖新魚塭他就可以去挑土，真的都沒有工作的話才會去沙灘挖蛤蠣。

那天下午蔡旺來跟著鄰居的水缸叔一起去魚塭幫忙挑土。那些同時在魚塭裡工作的人大部分是互相認識的鹽工，有幾個還是蔡旺來經常看到的熟面孔，他們也都是在收鹽的淡季出來打工的。

後來，一群人在工作告一段落的休息時間裡閒聊著，其中一個叫阿智就說，「恁有聽講阿斗仔去做鹽賊仔否？」

「去做鹽賊仔？是按怎欲去做鹽賊仔！」

「恁毋知嗎？偷一擔鹽會當賣百幾塊呢！」

「毋過若予人掠到伊就袂當閣曝鹽呢！」

「曝鹽遮爾歹賺，袂當曝鹽就偷鹽去賣，顛倒較好賺！」

「偷鹽嘛愛有體力！」

「就是講啊，一擔鹽百幾斤，愛擔鹽走予人追，無體力嘛是無法度的呢！」

「毋才會人攏講偷鹽無老相！」

「我看咱這種歲數嘛無法度去偷鹽，猶是曝鹽沓沓仔賺較實在啦！」

當時聽到有人說偷來的鹽一擔可以賣到一百多塊錢，蔡旺來心裡便覺得十分訝異，母親不是說父親擔一擔鹽的鹽錢才一塊多，那為什麼偷來的鹽可以賣一百多塊錢？他從此開始對曬鹽這份工作感到了一種莫名的悲哀。

因為今天又看到有人來偷鹽，令張再非常地生氣，「他奶奶的！竟然敢到這裡來偷鹽，就不要讓老子抓到是哪個幹的！俺絕對叫他好看！」

張再在槍樓裡大聲嚷嚷，這是蔡牛屎的鹽第三次被偷了，上個月蔡牛屎的鹽被偷了兩次，本來張再中午都有稍微午睡一下的習慣，不過由於最近有鹽賊出沒得要特別加強巡邏，所以中午就不敢多休息，未料鹽賊行徑囂張，又來他的轄區偷鹽，這讓張再相當不高興。「俺今天遠遠看到那兩個偷鹽賊就馬上追過去，沒想到他發現俺在追也跟著加快速度地跑，然後一下子不見人影！」張再已經有幾次抓鹽賊的經驗，但是這一次他卻抓不到這兩個鹽賊，「俺一定要想個辦法，不能讓這些傢伙逍遙法外！」

「那些傢伙每次都來這裡偷，應該是知道要往哪裡跑！」簡新川聽到張再說的話便如此推測。「我看這一定是同一夥人幹的，而且這些人還很熟悉附近環境！」

當年張再跟著山東稅警團一來到臺灣就被派至布袋鹽田駐守，他也一直都很盡責地巡視因此在他的轄區內鹽被偷的情形算是很少的，上一次抓到鹽賊是去年七月發生的事情。

那日下午一點多，太陽正是火辣，張再才吃完午餐休息一會兒便出去巡視，他本來想轉一圈就回去睡一下，這天氣熱地叫人難受，只有待在槍樓裡才能稍微迴避如惡犬般的暑氣攻擊，誰知他走沒多久就看到一個鹽賊挑著一擔鹽要離開鹽

田，於是當機立斷地就追了上去，而那個鹽賊見狀也跟著拔腿便跑，張再當時看那個鹽賊是往北港仔的方向跑心想這下一定能逮到的，因為如果那個鹽賊是往庄內人多的地方跑可能就抓不到人，但是往北港仔的路上是沒有甚麼人的，此外挑著一百多斤的鹽不可能跑多快，所以他就這樣窮追不捨，最後果然抓到那個鹽賊，可卻不料張再抓到人的時候才發現被偷的鹽不知道已經被丟到哪裡去了，後來張再仍然把那個鹽賊帶回隊部裡。

張再用他好不容易學會的一句台語問那個鹽賊，「講！你甲鹽藏佇佗位？」

「我無藏鹽啊！」

「俺明明有看到你偷了一擔鹽！」

「我就無偷鹽啊！」

「你沒偷鹽為甚麼看到俺就走？」

「我毋是看到你就走，我只是行路行較緊若定！」

「啊你走那麼快做啥？明明就是偷鹽才用跑的還不承認？」

「你講我偷鹽，啊你有看到我偷的鹽嗎？」

「你老實講你甲鹽藏佇佗位？」

「我真正無偷鹽啦，我是欲趕緊轉去才會行較緊若定啦！」但是那個鹽賊怎麼都不承認自己偷鹽，還跟張再要東西吃，「我今仔日甚麼攏無食，腹肚足枵呢，你會當請我食物件否？」

結果因為沒有找到被偷的鹽也就沒有證據，只好放了那個鹽賊，不僅如此，張再還拿了一個包子請那個鹽賊吃。

隔兩天張再又抓到一個鹽賊，然後他一看，「又是你！」原來是上一次抓到的那個鹽賊，而因為張再這一回有特別注意鹽賊把偷來的鹽藏在哪裡，所以罪證確鑿，「這下有證據，看你怎麼抵賴！」

後來那個鹽賊就被移送法辦，不過其家人找了當地的蔡議員關說，很快地那個鹽賊便被釋放。雖然如此，張再依舊很認真地巡視鹽田，因為他相信這麼一來縱使無法杜絕鹽賊偷鹽，可至少能夠有一點嚇阻的作用。

此刻，正為了抓鹽賊而費心的張再邊用碗喝著茶邊盤算著，「俺明天開始就在

那幾座鹽堆附近守著！」

「不好，這麼守著會打草驚蛇的。」

「那你想想看有沒有甚麼辦法呀！」

簡新川思量了好一會兒，「咱們這幾日就在裡面輪流看著，看那些賊子都從哪邊來。」

「在裡面看著，不出去抓賊？」

「不必出去，把槍管伸出去轉轉，他們還敢妄動？」

「然後咧？」

「嚇嚇他們，看他們往哪邊跑，等到下一次他們再來，咱們就包抄然後來個夾擊！」

「好計！先誘敵再一網打盡！不錯，真有你的！」

「大哥，你忘了咱們實實在在上過戰場嗎？那不是打假的呀！」

「說的沒錯！咱孫總講的就是兵法戰術！當年新三十八師可是人稱天下第一師的呢！」

「我就不相信憑我們還抓不到這些鹽賊！」

就這樣，張再和簡新川擬好計畫之後便告知海克強，然後三人輪值從槍樓裡看著外面鹽堆四周的動靜。

接下來幾天，張再、簡新川和海克強三個鹽警就二十四小時分成六班，連大半夜都有人看守，因為儘管天暗了之後外面就一片烏漆麻黑的，但是有些鹽工仍會在凌晨太陽微露之前就憑藉著一絲絲的月光到鹽埕收鹽，所以也難保那幾個鹽賊不會在黑夜中行動。

果然，到了第四天的下午，海克強發現了一個鹽賊並立刻按照計畫地將槍管伸出槍樓的槍口並轉向鹽賊，然後大聲喝止，「別動！」

不出所料，那鹽賊聽到鹽警一吼便趕緊抓起還沒裝滿鹽的草包逃跑，海克強後來跟張再和簡新川說鹽賊是往西邊方向跑的，於是他們打算下一次發現鹽賊的時候就兵分二路，如此一來，鹽賊最終是往北或是往南都逃不掉，因為往西到底就是海邊了。

終於又過了三日之後，鹽賊想趁中午艷陽高照，一般是鹽警午休的時刻，再次盜取鹽堆的白鹽。

當時正是輪值的海克強發現鹽賊行蹤立刻通報，「來了！兩個！」

然後，原本在打盹的張再一聽隨即醒來，「先別出聲，讓他們把草包裝滿。」

「好啊，看你們擔著鹽能跑多快！」簡新川也放下手中正在縫補的褲子。

「老四，等一下我向北你往南！」張再轉頭跟簡新川說完，接著交代海克強，「大海你隨後，看著他們，量他們跑不遠就會先丟鹽包，你就注意鹽包被丟在哪兒了！」

「收到！」

「收到！」

「十五分鐘後準備行動！」

由於張再是比簡新川和海克強年長又資深的小隊長，因此一切是聽從張再的指揮。而儘管抓鹽賊不比上戰場那麼攸關性命，他們仍然小心謹慎地依計畫行動。

過了約莫二十分鐘，張再一看到鹽賊將裝鹽的草包綁好立即下達命令，「走！」

「是！」簡新川和海克強同時應聲，緊接著三個人就從槍樓裡面往外衝。

此時，鹽賊見鹽警跑出來便馬上挑起一擔鹽往西邊逃跑。然後張再與簡新川見狀也按照計畫地兵分南北兩路追過去，海克強隨後跟上密切注意鹽賊行蹤，於是這一刻一齣官兵追盜賊的戲碼正在布袋鹽田上演，一開始只見兩個鹽賊拼命地跑，絲毫沒有因為擔著一擔鹽而速度減慢，但是不一會兒，南路的鹽賊似乎再沒力氣挑著鹽包繼續跑，因而一面稍微放慢腳步一面尋找藏匿鹽包之處，可這時眼看張再加快地追上來，南路鹽賊終於還是決定就地丟棄鹽包往魚塭堤岸上跑，後來由於魚塭堤岸比較狹窄又雜草叢生不易奔跑，張再為了要小心翼翼地不跌進魚塭裡，不得不慢下自己的速度，加上魚塭堤岸並不是筆直的，就這樣左拐右彎了好一段路之後，張再一抬頭竟看不到鹽賊的影子，儘管張再不死心地又往前追，不過當他走出魚塭堤岸時，眼前只有一片長滿了水筆仔的沙洲，連一個人也沒有，最後張再想循原路回去還找不到路，直到太陽都快消失在海平面了，他才好不容易回到槍樓。

另一方面，由於北路鹽賊跑沒多久便將鹽包丟到水溝邊的草堆當中因此跑得非常地快，簡新川追著北路鹽賊跑了好久，最後追到了海邊，沒想到這北路鹽賊跑到海邊的時候剛好看到許多人在擱魚栽竟然也混進人群中一起擱魚栽，而看到鹽警抓賊也不是一次兩次的事情了，所以在海邊的人都很認真地低頭擱魚栽，沒有一個抬起頭來看簡新川，且當時大家的穿著都是一個樣，以致簡新川沒辦法認出哪個是北路鹽賊，於是再次讓那鹽賊成功脫逃。

結果張再回到槍樓之後知道雖然海克強有找到北路鹽賊丟掉的鹽包，但是這一回合他們仍算無功而返，不禁又大發雷霆地怒吼，「他奶奶的，怎麼又給逃過一次了！」

「看來這些鹽賊比日本鬼子還難打！」海克強若有所思地看著自己手上的一道刺刀傷疤。

張再點點頭，「我想今天這兩個賊子肯定是老手，絕對不止有偷過一次兩次！」

「可我沒聽說這附近有哪個鹽工說自己的鹽被偷過好幾次了啊？」簡新川說道。

「既然他們對這裡的路十分熟悉，又能偷那麼多次，會不會是有內應？！」

「這也不是不可能。」對於海克強的話，張再表示認同。

「或許是鹽工認識的人幹的，所以他們都睜一隻眼閉一隻眼？」

後來，聽海克強這麼一說，簡新川突然想到了甚麼，「對呀！大哥，你說如果我們混在鹽工當中，是不是就能夠逮到賊子了？」

而簡新川的這個主意一出便讓張再拍手叫好，「好辦法！」

「以我們的模樣要扮成鹽工，應該很容易被認出來吧？」海克強有些擔心。

簡新川思考了一會兒，「要扮就扮成婦人，你們看那些婦人不是都包頭巾戴斗笠穿袖套？如果扮成婦人，全身包緊緊的，我想這樣就不會被發現了吧！」

最後他們商量的結果是採取偽裝埋伏的計策。三個人都男扮女裝到鹽埕與收鹽婦人一起工作以伺機抓人。接下來的幾日，他們一面監視鹽堆是否有鹽賊出沒，一面觀察在鹽埕上收鹽的婦女是如何工作的。後來，為了不被鹽賊發現有鹽警埋伏而要更融入那些婦女，簡新川和海克強便決定親自到鹽埕上工作。他們兩個人

找來了一個認識的鹽工蔡笨，跟他說要到鹽埕工作一事。

「阿笨，這兩天我們要到你的鹽埕工作，你教我們怎麼收鹽。」簡新川說道。

「恁為甚麼欲學收鹽？」

「我們要埋伏抓賊呀！」海克強告訴蔡笨，「不過這件事你可別說出去！」

「恁欲掠鹽賊仔就去掠，莫來我的鹽埕掠，等咧我予鹽賊仔當作抓耙仔，到時祔來找我的麻煩，我就慘矣！」

「最近鹽賊很囂張，如果我們再抓不到人，到時候有可能偷到你的鹽，這樣你不是也損失嗎？」

「你講的是無毋對啦，阮收鹽收到欲死，彼些鹽賊仔偷一擔就比阮趁較濟，實在是無天理！毋過恁會當去別人的鹽埕，莫來我的鹽埕啦！」

「阿笨，你不讓我們去，難不成是你跟鹽賊有掛勾？」

「你毋倘亂講，我哪有可能共鹽賊仔私通，這若是予人掠到，我就袂當閣曝鹽矣呢！」

「既然如此，那就讓我們去你的鹽埕工作！」

「好啦好啦！我知啦！」終於，蔡笨說不過海克強，遂答應了讓他們到自己的鹽埕假收鹽真埋伏一事。

那天張再去了鹽場辦公室找朱鳳之，在他認識的幾個人裡面只有朱鳳之娶妻，所以他們要扮成婦人需要的衣物只能找朱鳳之想辦法。「老朱，我們擬定了一個扮成婦人模樣埋伏抓鹽賊的計畫，要麻煩你幫忙找衣服！」

「怎麼現在你們抓鹽賊還要喬裝打扮啊？」

「你不知道，最近有幾個鹽賊特別機靈，他們對鹽田附近的環境瞭若指掌，我們已經有好幾次都讓他們跑了，這次非得要想辦法抓到人不可！」

「原來是這樣啊，那你需要甚麼，我來想辦法！」

「我和老四還有大海商量了，我們要扮成收鹽的婦女，下鹽埕去埋伏！」

「我知道了，我回去請內人準備三個收鹽婦女的衣物然後給你送過去。」

於是朱鳳之的妻子去找了三件舊女裝並借來了三個斗笠，還替他們縫製的頭巾和袖套。接下來，他們開始一次兩個人輪流在每天下午有許多鹽工收鹽的時候到

鹽埋埋伏，蔡笨也讓自己的妻子教他們如何使用收鹽的工具。

「先用鹽收仔摳鹽。」蔡笨的妻子知道他們鹽警聽不太懂台語，所以一邊慢慢地說一邊親自做給他們看。「續落來是用耙骨仔甲鹽耙作堆，然後用畚箕甲鹽收到鹽籃仔。」

其實收鹽最累的是挑鹽擔，不過這個工作是由男鹽工來做，婦女和小孩就是負責將鹽推成小鹽丘以及拿畚箕將鹽剷至鹽籃裡面，因此張再他們三個雖然沒有收過鹽，但是看蔡笨的妻子示範一次，他們很快就知道該怎麼做，之後便跟著在鹽埋上工作，只不過他們要隨時注意是否有鹽賊偷鹽，所以並沒有埋頭苦幹，而是盡量地表現出熟練的工作樣子，以免引起鹽賊的戒心。

就這樣，第五日終於等到鹽賊出現。張再看到有一個鹽賊一點也不在意那些在鹽埋上工作的鹽工們，逕自挑起一擔兩個草包的鹽就要往魚塭方向走心裡便想：這鹽賊果然是好大的膽子，竟在光天化日之下到鹽田挖鹽，可見確有鹽工包庇。這時張再使個眼色讓簡新川到前面魚塭堤岸前方去抓人，因為魚塭堤岸不好走，鹽賊很難拔腿開溜，而自己就在原處繼續等著逮捕鹽賊的同黨，不一會兒，當他發現另一個鹽賊也準備挑著一擔鹽離開時便慢慢推著鹽收仔靠近那個人。

那個人走到張再身邊還問他，「你有看到人擔鹽行過否？」後來看到低下頭的張再微微點點頭又接著問，「啊彼个人是綴佢去？」

結果張再並未出聲，僅伸出手來指著西邊方向，然後等那個人往西走去沒多遠，張再便即刻出奇不意地上前將鹽賊銬上手銬，「別動！」

此次擒獲的鹽賊兩人被押送到隊部，後來才知道這其中一個竟是鹽工蔡牛屎的兒子蔡旺來。

蔡旺來被抓之後，蔡牛屎也因為包庇鹽賊的緣故被取消了鹽民資格。過了幾天，蔡牛屎為了要保蔡旺來只好去想辦法請託蔡議員，而為了這事，月鯉十分地生氣，「當初叫旺來莫去偷鹽，伊就毋聽，這馬予人掠到，連你嘛袂當閣曝鹽矣，你講，以後咱是欲食啥啦？！」

「天無絕人的路啦，錢想辦法閣趁就好，袂予妳柺死。」蔡牛屎坐在客廳裡淡淡地說道。

「錢想辦法閣趁就好？你講得真簡單，啊你毋就講看你是欲按怎趁？！你曝鹽曝二十落冬囉，除了曝鹽，你是閣會當做啥？」

「我嘛會當飼蚵仔。」

「飼蚵仔？飼蚵仔無遐爾簡單，就愛本錢呢！而且風險嘛真大，若是拄到風颶是會規个去了了呢！你是無聽阿成講伊舊年風颶了幾落萬去嗎？！」

「若無我去做工嘛會當，我來去找工地的檣頭。」

「咱遮哪有工地的檣頭，欲找工地的檣頭攏愛去外地，啊你是欲家己去抑是規口灶綴你去？去外地是講去就去的嗎？！」

聽到月鯉越說越激動，後來一直坐在房間裡面的蔡旺來就走出來，「阿母，妳莫怪阿爸，偷鹽是我的毋對，我會想辦法去趁錢轉來予妳，妳毋免煩惱。」

蔡牛屎見蔡旺來一臉憔悴又非常自責的模樣便大聲開口，「你去偷鹽嘛是為著欲予咱規家伙仔會當過較好的生活，而且嘛是我予你去偷的，袂當怪你啦！」

「我想欲去綴耀明叔仔出去掠魚。」蔡旺來低聲說道。

沒想到蔡牛屎這一聽立刻語氣嚴厲地反對，「毋倘出海掠魚！」當初蔡旺來說要去偷鹽的時候，蔡牛屎還沒有像現在這樣擔心。

而此刻聽到蔡旺來要上漁船工作，月鯉更是緊張地掉下眼淚，「對啦，你千萬袂當出海掠魚！聽講已經幾落个人攏是出海就無去的，咱閣找其他的工課趁錢，趁較少的無要緊！天公伯仔會留一條路予咱行，總是袂柁死啦！」月鯉明白出海捕魚是賺得比較多但是風險也更高，經常會有翻船的意外，附近村子的幾個年輕人就是出海一去不回，所以害怕地急忙制止蔡旺來！

「人耀明叔仔最近有買一台萬幾塊的收音機，會當聽氣象報告，耀明叔仔講伊出海一工就會當趁五六千，我綴伊去掠魚會比去做捌項工課趁閣較濟！」

「聽氣象報告嘛無一定準，有時半暝才拄出海猶閣無風無搖，毋過一到外海就無同款，彼風浪是喊來就來的呢！」

「恁阿母講的無毋對，大海是會食人的，彼漁船仔佇大海若是雄雄拄到透大風是走無路，講翻船就翻船，足危險的。」蔡牛屎冷靜地說，「恁三叔仔有講想欲飼較濟的虱目仔，我先來找伊問看覓。」

「阿木無是猶閣有佇曝鹽？」月鯉不清楚蔡牛屎的意思。

「伊講曝鹽艱苦，鹽錢閣少，以後無啥倘留予序細，伊這馬有飼虱目仔，無去收鹽的時祔就是去魚堀仔。」蔡牛屎看著蔡旺來，「咱來問看恁三叔仔，若是伊有欲飼較濟堀，咱就看是欲予伊請抑是欲合股公家飼。」

蔡旺來這次聽蔡牛屎說完，沒再有意見地只輕輕點頭。

「牛屎仔，啊這馬咱鹽工厝嘛袂當閣佇落去，是欲按怎？」月鯉想到這事不禁又擔心起來。

「當初佇鹽田寮仔起的這批鹽工厝只有一間房間一間客廳一間灶竈，遮爾細間若烏仔厝同款，這馬囡仔嘛大漢矣，咱閣來找較大間的厝。」

這一夜，蔡牛屎家所發生的事情很快地便在小小鹽田寮裡面住的幾戶鹽工之間傳開來，過沒多久，九區鹽田槍樓裡的幾個鹽警也從蔡笨那裡得知這件事了。

第二章 遠征軍

●

這一年三月底，遲來的春雨在入夜後開始落下，在鹽埕上畫出一個又一個圈圈的斗大雨滴很快地讓剛在水面結晶的鹽花散成一片細碎，然後一陣微帶寒意的輕風滑過那晶瑩剔透的碎片便旋即消逝在清脆的雨聲當中，這時海克強吃完晚飯之後就先去睡了，只剩簡新川和張再一邊聽著槍樓外面的風雨聲一邊喝著熱茶，今晚鹽田上應該不會有甚麼人來了，所以他們可以不用一直盯著外面的動靜，簡新川把熱水注入紅褐色的茶壺中並蓋上壺蓋接著就問張再，「大哥，蔡牛屎家的事你聽說了嗎？」

「啥事？」

「蔡牛屎他兒子偷鹽，害得蔡牛屎的鹽民資格被取消了呀！」

「身為鹽工還縱容兒子偷鹽，這本該懲罰，殺雞儆猴而已！」

「咱們這小隊一次抓了兩個鹽賊，可真是出師大捷啊！」

「抓鹽賊有啥好誇口的，你忘了咱們在緬甸戰場上立下的戰績那才叫輝煌哪！」

「大哥說的倒是！」簡新川先是附和張再說的話而用力點頭，但是卻隨即又嘆了口氣，「不過咱們現在就只能在這兒抓鹽賊不是？」

「俺自仁安羌救英軍打到日本鬼子投降，都算不清打了多少勝仗，有朝一日等孫老總帶著咱們打回去，到時候再高興也不遲！」此時的張再一點也不覺得自己會一輩子待在這槍樓裡抓鹽賊，他看著槍樓外面的黑夜，心裡對於為了重返家鄉而上戰場的那日充滿著期待。

「對，咱們孫老總可是人稱的東方隆美爾，肯定能再次以寡擊眾，拿下勝利！」簡新川將盛滿了清澈淺褐色茶湯的茶杯送到張再面前。

「那是。」張再果斷地答道後輕啜了一口熱茶。想起自己當年是稅警總團在八一三一役損失慘重而致剩下兩團每團不足千人，後於長沙重整並由原第四團上校團長孫立人出任總隊長之時從軍，開始了戎馬生涯至今已十六年了，雖然不知道何時能夠再次踏上故土，但是他始終相信這一天一定會到來的。

而儘管是十多年前的事情了，張再也不想多提起，可那些征戰的日子在他腦海裡仍是歷歷在目。

當年四月，張再隨中國遠征軍第六十六軍新編三十八師進入緬甸。「歡迎國軍」「入緬遠征，無上光榮」「出國遠征，宣揚國威」，那一天，進入臘戍後看到街頭和商店掛著的這些標語讓張再印象相當地深刻，他感受到緬甸華僑對中國遠征軍的熱情不輸給那些歡送中國遠征軍的滇西百姓。

數日前，中國遠征軍的隊伍包括坦克車、大砲車、裝備還有輜重車等等各種車輛在空中「飛虎隊」的飛機掩護下自昆明沿滇緬公路出國門，那一天，滇西百姓敲鑼打鼓地熱情歡送國軍，張再還收到一顆雞蛋和一位女學生送的，上面繡了「舉腳左右捷步長征」幾個字的小手巾，不過那小手巾已經遺落在叢林裡了。

「有朝一日，咱們還會回到戰場的。」張再把喝完茶的茶杯放下來，等著簡新川再滿上。「且待休整之後，再次長征。」

「大哥，咱們這回應該不必訓練叢林作戰，而是要來研究海島戰術了。」簡新

川笑著點點頭。「當初日軍接收臺灣時也調派一支軍隊從布袋港登陸，所以如此看來咱們得堅守布袋這個重要港口才行呀！」

「是的，咱們好好守著槍樓這個基地，接下來跟鹽賊交手的機會多得是，就趁機磨練磨練海島的實戰技巧吧！」

張再和簡新川都是曾經親上戰場的人，故而明白想要獲得勝利，上戰場之前的訓練以及上戰場時的作戰策略皆是關鍵，尤其參加過仁安羌一役的張再，對於如何在戰爭中以智取勝更是有著深切的感受。這一刻，靜夜中品茶的兩個人隨著溫熱的茶湯入喉之間，那股在戰場上奔馳的熱血彷彿即將再度湧現似地，於他們胸中翻騰不已！

當時二戰在太平洋戰場上，緬甸是同盟國與軸心國相爭之地，而緬甸為英國殖民地由兩英緬師駐守，後來在二月，日本進軍攻入緬甸，過了沒多久仰光失守，駐緬英軍勢單力薄，受到日軍壓迫即後撤，英緬軍總司令亞歷山大將軍遂向中國求援。所以中國遠征軍第五軍、第六軍、第六十六軍，共計十萬大軍發動了第一次的出國作戰。

那年的三月，中國軍隊第二〇〇師做為先頭部隊進入同古。由於戰況十分不利，二〇〇師師長戴安瀾為了避免出現指揮中斷的情形，寫下遺囑後下令讓每一級指揮都宣布自己犧牲後的代理人，「若師長陣亡由副師長代理……以此類推。」

隔日，副師長前來報告，「師長，我們都已經寫好遺囑了。」

「日軍兵力是我軍的兩倍，所以大家要有死守決心！」戴安瀾一面點頭一面沉穩地看著桌上的地圖，心中盤算著作戰計畫。

後來二〇〇師在同古連續戰鬥了十二天，情勢愈來愈危急。終於中國遠征軍代司令官杜聿明下達撤退命令，二〇〇師得以全軍撤退。

而二〇〇師至平滿納修整，沒有多久，再度接獲命令支援喬克巴當。

「英軍有一個裝甲師被日軍一個步兵師團包圍在仁安羌油田區。」參謀長得知消息後與戴安瀾討論著，「目前我軍分為三路與日軍對峙，左路由中國軍隊第六

軍對戰日軍第五十六師團、第十八師團，正面是中國軍隊第五軍對戰日軍第五十五師團，右路為英國軍隊第一軍對戰日軍第三十三師團，而新三十八師則駐守在曼德勒以策應東西兩路。」

「現在仁安羌被包圍，嚴重影響第五軍的防線，所以我們要盡快出發！」戴安瀾接到命令後隨即帶領二〇〇師前去救援。

不過，當二〇〇師趕到時，戴安瀾就接獲報告說仁安羌的英軍已被孫立人帶領的新三十八師營救出來了。

那一天上午十一時三十分，在曼德勒布置尚未兩日的孫立人接到上面的命令，他找來副師長齊學啟說明，「現在英軍第一軍棄守馬格威退至仁安羌，英軍一個師的兵力在曼德勒西南方的仁安羌被日軍包圍，司令長官下令我們前去喬克巴當支援英軍。」

「如此一來，左翼防線會被破壞。」副師長看著孫立人話的防線配置圖說，「所以要我們派一團掩護第五軍的側背。」

「是，說讓你帶一團防守左翼受中國軍隊第五軍的指揮，一團增援右翼守軍英國軍隊第一團第一師，然後我帶一團堅守曼德勒。」

「那我即刻出發？」

「不，這樣一來是去送死。」孫立人搖搖頭，「我跟司令官要求要親自上前線指揮卻被拒絕，我現在要趕至苗梅的遠征軍司令部爭取。」

「知道了，我等你消息。」

不一會兒，孫立人在十二時來到了司令部見中國戰區參謀長美國史迪威將軍。孫立人見到史迪威，二話不說馬上攤開地圖分析著，「英軍萬人受日軍八千圍困，今若派一團救援，實際作戰者不足一千，且要受英軍指揮，英國人從未指揮過中國軍隊，中國軍隊也未曾受英國人指揮，如此上下之間必難貫通之情形下，作戰定無表現，何況隨敗兵之英軍處置，此團必遭消滅，一旦前線被敗，敵軍勢必乘勝來攻曼德勒，我帶一團堅守曼德勒亦然無功，而且我坐城待斃並非上策，兵法有云，『與其戰於城寧戰於郊』，不如由我前去指揮，若是勝利，守城部隊方可高枕無憂。」

可沒想到史迪威聽了孫立人的報告後竟說，「你不知這一團是去送人情嗎的？那一萬人被圍，一千人何以解救？！」

孫立人不能接受史迪威的這種說法，「我身為部隊師長，不能看著部下去送死！」

「此日軍兵力我方強很多，若是其援軍趕來，你也是去送死！」

「就算去死，也要同死，死馬必要當活馬用！」

「好吧，你去吧，如果打了勝仗，你算首功。」

最後他們從三時講到六時，孫立人終於得以親上第一線。

那個時候，一一三團為了趕往前線足足走了三天三夜，英軍也為中國軍隊運來了鐵皮鞋，後來他們到達仁安羌，緊跟著一一二團隨後到達並部屬側翼。

當孫立人趕到前線指揮所，英軍第一軍軍長史萊姆問他，「來了多少人？」

「來了一團人。」

「只有一團？」史萊姆聽了孫立人的回答後表示相當地失望，「斯科特來電說打算投降了，你說怎麼辦？」

「讓他們死守，中國援軍馬上就到了，一切忍耐！」

幾天前，日軍三十三師團是由兩個聯隊搭乘汽車從左右兩翼向英側翼進行迂迴穿插，一隊則佔領渡口堵住英軍北逃的路線，然後英軍一個加強師，英緬第一師配屬英軍第七裝甲旅沙漠之鼠那支部隊，就這樣被日軍一個營包圍了。之後英緬聯軍為了突圍決定下令炸毀仁安羌油田，油田頃刻烈焰沖天，不一會兒，四周更是陣陣濃煙竄出，轉眼間一朵朵灰黑的巨大蘑菇雲便籠罩了上空，可未料這次的突圍行動並未成功，當時，英緬軍第一師師長斯科特將軍看見這樣的結果感到十分地著急，因為日軍控制了唯一的水源平壤河，所以士兵們已經沒有水可以喝了。

後來史萊姆第二次接到斯科特的電話又顯得更慌亂，「軍隊快支持不下去了，怎麼辦？！」

孫立人告訴史萊姆，「讓他們死守，中國軍隊準備攻擊了！」

「中國軍隊什麼時候會到？」當電話那頭這麼問著的時候，史萊姆仍只能焦急地望著孫立人。

「我沒有辦法說定時間，可我保證中國軍隊打到最後一人，連我在內，一定將他們救出！」

「真的嗎？」史萊姆忍不住顫抖地問。

「君子無戲言！」

「好！那我們就是君子協定！」聽到孫立人說的話，史萊姆掛了電話之後，感動地緊緊握住孫立人的手！

翌日拂曉，一一三團各營已進入進攻陣地做好了攻擊前的準備，然而到了下午，斯科特再度向史萊姆求救，「我方軍隊已經因為不斷地戰鬥及行軍而疲憊不堪，如今又缺乏飲水以致虛脫力竭，雖然目前估計尚能挺過一夜，但是明日再無法獲得水源，軍隊恐將會因此潰堤！」

終於，一一三團團長劉放吾發起了對日軍的第一次攻擊，第二營就在砲火的掩護下從正面進攻，同時團主力則是迂迴至日軍側後方的平牆河渡口，進行兩路包抄。日軍沒有想到中國軍隊竟會來得如此地快，而劉放吾也知道日軍習慣以輕機槍來判斷對方的作戰兵力與實力，於是將全團的輕重機槍集中在第一梯隊，使日軍不能得知實際兵力，另外又派三個輕機槍獨立走到側面，如此一來，日軍無論想退或試想增援都會受到攻擊，此刻全團幾十挺輕重機槍同時開火，日軍以為是遭到了師以上規模的兵力襲擊，結果平牆河北岸的日軍很快地就被擊潰，最後日軍傷亡慘重。

沒有多久，被困的斯科特聽見了戰鬥的槍砲聲便再度急電史萊姆，說軍隊已經沒辦法支撐下去，若今日再不解圍，就會有瓦解的可能。這時候幾乎瀕臨崩潰的英軍甚至打算要投降了。史萊姆趕緊打電話催促孫立人讓部隊盡速向日軍展開全面的攻擊。

不過，孫立人在電話中告訴史萊姆，「我是一定救你們的，中國人是講義氣的，我救你們會救到甚麼程度，會救到我死為止，請你轉告第一師師長，讓他再忍耐一天，明天下午五點前，我一定救他出來！」

隨後孫立人於傍晚六時向劉放吾下達了隔天拂曉全面進攻的命令。

第三日拂曉，一一三團趁著晨霧未散之際向平牆河南岸日軍發動猛烈的攻擊，

破曉時分，左翼第三營即佔領了日軍第一線陣地並且很快又攻佔制高點。儘管日軍隨後強力反攻，但是第三營三失三得，日軍終究退敗。

果不其然，就在當天下午五點，一一三團收復仁安羌油田全區域。

當時英緬軍第一師七千多人，還有英美傳教士、新聞記者五百多人和英鎊重汽車一百多輛被救出來，許多英國人與印度人都下跪一邊流淚一邊大喊著，「中國人好啊！」「中國人好啊！」那樣的情景叫親眼見到的張再至今都忘不了。

即使張再未和任何人聊起自己曾經參加過的那一役，但是他總在夜深人靜之時重返戰場，然後耳邊似乎又聽見了隆隆的炮火聲。

張再當初是因為大陸華北戰亂，不得已離開家鄉，他父親原本帶著一家人要到南方投靠親戚，誰知在半路上他和家人們走散了，一日，他獨自走在路上，看到一對父女在街上賣藝，父親拉著二胡，女兒唱著小曲，張再看那個子嬌小的女孩唱曲時一雙細細的丹鳳眼流露出些許滄桑的哀愁，聽來婉轉溫柔的悅耳歌聲中雖帶有初熟的韻味仍舊難掩一絲稚嫩的嬌氣，心中估計她應該跟自己差不多年紀，或許再小個一兩歲。

每次女孩唱完一曲之後便會有人打賞，雖然打賞看來不多，不過幾曲下來大抵能讓父女二人溫飽一日，而張再既不趕路也不知道要去哪兒索性就在人群中聽曲，直到二人當天的出演結束。

後來，人群都散了之後，那父親見張再還坐在地上便跟他說，「小伙子，今天表演已經結束了，要聽明天再來！」

「好的。」雖然張再實在無家可回，但是他聽了那父親的話之後還是起身拍拍屁股，往別處晃悠去了。

隔日，張再又到街上看那對父女表演。這次那女孩一開口唱的就是一首抗戰歌曲，「我的家在東北松花江上，那裡有森林煤礦，還有那滿山遍野的大豆高粱。我的家在東北松花江上，那裡有我的同胞，還有那衰老的爹娘。九一八，九一八，從那個悲慘的時候，九一八，九一八，從那個悲慘的時候，脫離了我的家鄉，拋棄那無盡的寶藏，流浪！流浪！整日價在關內，流浪！哪年，哪月，才能夠回到

我那可愛的故鄉？哪年，哪月，才能夠收回我那無盡的寶藏？爹娘啊，爹娘啊。什麼時候，才能歡聚一堂？」

結果女孩這首歌曲一唱完，只見聽歌的人個個淚流滿面，尤其張再想到自己的家人如今不知在哪兒，更是痛哭流涕。最後直到曲終人散時，張再依舊坐在地上，久久無法平復心情。

而那女孩剛才唱歌時有注意到張再哭地非常傷心，於是走過去問他，「你怎麼啦？」

「沒有，只是妳唱的歌實在是太好聽了，太讓人感動啦！」

「那你明天再來吧！我們明天唱完就會離開這裡，你明天再來聽我唱最後一次！」

「知道啦！」

第三日，當那對父女準備再度來到街上表演時，路過一棵大樹，見到張再躺在樹下睡覺，那父親就問，「小伙子你怎麼在這兒睡呀？」

這會兒，張再聽見好像有人在跟自己說話便睜開眼睛看，「原來是你們啊！」張再認出眼前的兩個人是街上表演那對父女就說，「老爹，俺一個人沒地方去呢！」

「你家在哪兒？」那父親又問。

「俺老家在河北，可俺跟父母為了躲避戰亂，所以要往南方去投靠親戚家，哪裡知這路上走著走著，俺就和家人走散啦！」

「原來如此，難怪你昨天聽我唱歌哭到淚流滿面呀！」那女孩看著張再說道。

「那你打算怎麼著？你身上有盤纏嗎？」

「俺身上沒有盤纏，也沒有甚麼打算，也許繼續往南方走，看會不會哪天就和家人碰上了。」

「吃飯沒？」

張再聽到那父親這樣問，笑著搖搖頭，「我已經兩天沒吃東西了。」

「阿爹，咱們不是還有幾個饅饅，拿給他吃吧！」

「能行！」那父親聽了女兒的話便從手中的行李中拿出一個布包來，然後打開

並取出兩個白饅頭給張再。「吃吧！」

張再接再過饅頭馬上大口地啃了起來，「謝謝老爹！」他邊吃邊繼續道謝，「謝謝妹妹！」

那父親見他吃地猴急連忙說，「你慢慢吃，別噎著了呀！」接著又遞了水壺給他。

「阿爹，咱不是也往南方走，能不能讓他跟咱們一塊兒走？」那女孩似乎是看張再一個人流浪，心中有些不忍。「他無依無靠，怪可憐的！」

後來那女孩沒等父親回答就問張再，「跟咱們走吧？」

這時候喝著水的張再聽見那女孩說的話，立刻把滿口的水連同饅頭一起吞下，「可以嗎？！」

張再看著那父親，只見那父親笑地點頭，「咱們路上作伴，人多也比較有照應！」

於是那天下午等那對父女表演完之後，張再就開始隨著父女倆一起往南方走，當父女倆表演的時候張再便吆喝招攬聽眾還有收賞錢，而啟程上路的時候則幫忙拿行李。

有一回，那父親跟張再並肩走著，「我們是自山西來的，那時日本鬼子打進來，我兒子在路上遇見日本鬼子，被他們打死，後來我們聽說南方比較安全所以決定逃出去，可孩子他娘在路上生病歿了，就剩我和我女兒。」那父親這麼說完後就問張再，「對啦，小伙子，你甚麼名字？」

「俺叫張再，今年十六歲。」

「小我兩歲呀，我叫遲雪梅，你就叫我梅姐姐吧！」

「原來大俺兩歲，俺還以為是妹妹呢！」

「你會不會唱歌？」

「俺唱歌還行。」

「會不會敲竹板？」

「俺沒有學過敲竹板。」

「我教你，那你就可以跟咱們一起表演了！」

「能行！」

不久，他們三人來到了湖北，此時的時局已經愈來愈亂，到處都在宣傳要年輕人投身軍隊，為國效勞保家衛民。

眼前一方面既不能回河北老家也不知道親戚家要往哪兒去，一方面又聽說長沙稅警團正在招兵買馬，為了能有一口飯吃的張再於是決定去報考。當年張再只有十六歲，但是為了能被錄取就報大了兩歲，而他的個子比較高大，報大了年紀也沒人質疑，所以就順利考上了。

張再確定要參加軍隊之後，隨即跟遲老爹說，「老爹，俺決定去從軍啦！」

「你可想清楚了？！」

「是的！聽說日本鬼子都快打到南方來了，而且現在到處都是兵荒馬亂，大家的日子也愈來愈難過，俺身為一個頂天立地的男兒，國家此刻需要俺，俺就應該去從軍！」

「你說的沒錯，國家有難，咱們當然沒有好日子過，你還年輕，的確是國家需要的人才！」

結果聽到張再和父親的對話，遲雪梅著急地都要掉眼淚了，「阿爹，張再如果去從軍，那我怎麼辦？」

原來張再這一路上和遲雪梅十分談得來，兩個人情投意合，甚至都要互許終身了。

「妳和老爹先找個地方安定下來，等俺去找妳。」

「張再說的對，咱們安定下來了，等他也有著落了就會來找咱們。」

「妳等俺，俺很快來找妳的！」

「那您可要自己保重呀！」

「你們到了哪兒安頓下了再稍個消息給俺。」

「會的。」遲老爹看著張再，「咱們會再繼續往南方走，找個鄉下地方待下來。」

「我等你。」遲雪梅這時看著張再，眼眶裡盡是淚水。

可張再千言萬語也無法安慰遲雪梅，唯有緊緊握著她的手點點頭，此刻，他們兩個人都因為不知道何時能再相見而心中倍感哀戚。

「閨女，走吧！」後來遲老爹催促著女兒，「咱們得在天黑前找到落腳處啊！」
儘管知道兩個孩子依依不捨，可終究是要分開的，所以遲老爹與張再道別後就帶著遲雪梅上路了。「後會有期。」

過了幾個月，張再進入稅警團受訓期間，收到了遲雪梅的消息，得知他們就在貴州住下，於是便找了個時間去找他們。然後，遲老爹就在那個時候將遲雪梅許配給了張再。



「那個時候報紙新聞對於孫老總帶一團七、八百人擊敗日軍近七千多人的仁安羌大捷還加以報導，真的是了不起啊！」海克強回憶著，「結果，這也是第二次世界大戰第一次緬甸戰役中，盟軍唯一一次的勝利。」

若不是簡新川問起了關於中國遠征軍的撤退，「聽說撤退時軍隊兵敗野人山？幸好你們有孫老總的帶領才得以全身而退，不是？」

張再其實默默地很想將這段過去擱在心底，畢竟那是一齣慘痛地叫人不忍卒睹的悲劇。「前面是一大片沒有人煙的原始森林，甚麼都沒有，這麼大的隊伍進去一定不是病死就是餓死，怎樣都是死路一條，所以對不起，我要救我的軍隊，我不能讓我的軍隊就這麼犧牲。」他轉述孫立人那時所說過的話給簡新川和海克強聽，語氣仍難掩湧上胸口的一股哀戚之情。

張再嘆了一口氣接著又說，「當初我們一一三團見軍長杜聿明的軍隊往山裡走，還致電孫老總確認撤退的路線，若不是孫老總堅持，我也可能走不出野人山，因為我們到緬甸一個多月之後竟發現了從野人山裡走出來的新二十二師的士兵，當時那些人個個是步履蹣跚且面黃肌瘦，最後由軍長及新二十二師師長率領的士兵從野人山來到印度的只剩三千多人。」

英軍被救出來後最終仍決定撤退，所以新三十八師掩護盟軍撤出緬甸，自此，

緬甸便淪入兩個聯隊共七千多人的日軍之手。

隨後蔣介石下令中國遠征軍撤出緬甸且為了防止中國軍隊淪為英軍附庸故不得西進印度，然而那時由於中國遠征軍規模龐大，指揮亦無統一，撤退時的情況便相當混亂。

「若是東進恐怕落入日軍陷阱的夾擊，第五軍軍部和新二十二師共三萬多士兵要從北方撤退。」中國遠征軍第一路副司令長官兼第五軍軍長杜聿明與所屬指揮官開會時於是擬定了穿越緬西北部的野人山回雲南的計畫，並命令孫立人，「新三十八師作為掩護部隊。」

「野人山是危機四伏的熱帶叢林，實在難以穿越，何況現在正值每年的雨季，河谷的暴雨被稱為魔鬼的眼淚，軍隊進去是肯定凶多吉少。」孫立人回答道。

結果孫立人認為不僅沒有服從杜聿明的命令作他的掩護部隊反而還親自帶領新三十八師往反方向西撤至印度。

那日晚上，往南邊敵軍方向開進的新三十八師先頭營在途中遇見日軍的一個搜索大隊，日軍將車輛開至道路中間欲擋住新三十八師前進，同時又佔據周圍房屋對新三十八師進行阻擊。

孫立人見此情形就一面指揮機槍及步兵炮全力向日軍轟炸，一面命士兵排除路障，後來全師只花四十分鐘便殺出一條路來，緊接著調頭然後馬不停蹄地一路向西方移動，他們在三百公里的幹線公路上，冒著遭日軍飛機空中轟炸掃射還有地面部隊圍堵追擊的危險，終於在半個月後到達印度邊境。

沒想到，當日英屬印度守軍拒絕讓他們入境，全師士兵只好先在山裡等待。不久，英國東方軍區的司令艾爾文將軍派人將全部繳械的要求告訴孫立人，故而孫立人便前去跟他們談判。

「我們在仁安羌救出你們這麼多的英軍，你們若是不講良心，不讓我們下來，我們就只好開打！」孫立人跟印度邊境的英國守軍這樣說。

結果剛從仁安羌被新三十八師救出來的英軍第一軍軍長史萊姆得知消息之後，立刻去見艾爾文並對他說，「千萬不要恩將仇報，更不要和這支軍對發生衝突，因為你的邊防軍事根本無法與他們抗衡！」

就這樣，指揮官非但下達命令允許新三十八師全體攜帶裝備入境而且還讓守軍鳴禮炮熱烈歡迎。

當時中國戰區參謀長史迪威將軍就對其部屬多恩准將說，「幹得太好了，這傢伙太有種了，不怕打仗可以說是一個真正的軍人，我真希望我們能有更多的孫立人！」

此外，史萊姆更是說了，「要將新三十八師留在印度並對他們實施完全美國化的裝備和訓練，為了建立更強大的武裝以作為重新打通滇緬公路甚至是解放緬甸的一股基本力量。」這樣的話。

後來蔣介石命令在利多休息的新三十八師改為獨立師，脫離國內部隊的建制，開始整訓。

然而，此時傷兵在野人山集體自焚的消息傳來，「因為這約莫千人的傷兵大多是斷手斷腿的，根本無法行走，但是爬山的每個人都必須帶著輕裝及糧食，不可能再抬著躺著傷兵的擔架走，那些傷兵知道自己會拖累部隊前進的速度，可留下來不是被緬甸人民打死就是被日軍殺死，所以他們就說既然終究死路一條，不如自我了結。最後他們跟軍長要求給他們一點汽油好讓他們可以將棚子連人都一起燒了。」

聽到一一四團團長李鴻這麼說，孫立人表示相當地難過，「我不應該讓新三十八師那些傷兵跟著他們撤退的！」

「另外，第二〇〇師在撤退途中遭遇日軍伏擊，戴安瀾師長在指揮突圍戰役中身受重傷，後來因無醫藥救援而致傷口發炎潰爛，不幸身亡。」

「戴安瀾師長英年殉國，甚是叫人感到痛心。」

「看來這次的撤退，只有新三十八師能夠保持基本的完整建制，幾乎是全師無損地撤退。」

「中國遠征軍這次入緬作戰損失實在相當慘重啊！」孫立人深深地嘆了一口氣。

「當時日軍以大量兵力圍殲撤退的中國遠征軍，除了派飛機轟炸，也由後方追

擊，加上東邊的回國之路有日軍阻截，在這樣的情況下軍隊撤退確實陷入了困境，後來會選擇野人山路線是因為以為進入野人山不但有天然屏障能夠躲避日軍攻擊，還有森林中的野菜野果可充飢，誰都沒有想到這野人山竟然真的是魔鬼之地。」海克強搖頭嘆道。

「當時將消息來的人說傷兵們就在登山口集體犧牲了，後來經過的人甚至還聞得到那一絲絲刺鼻的煙味裡夾雜著一股燒人肉的氣味，然後每個人走過去都一面悲慟地哭著，一面向那些死去的同胞磕頭！」張再這次講起的時候還是忍不住難過地流下眼淚。「我們那些全身而退的同袍得知這樣的事，每個都哭啊，大家真的很難過啊！」

張再跟簡新川和海克強說了自己聽到那些從野人山活著走出來的士兵們談起那一個月是如何在野人山裡求生存的，「他們告訴我說野人山是一座杳無人煙的原始叢林，充滿瘴氣以及蛇虫走獸，還說裡面不但沒有東西可吃，更可怕的是那會吃人的螞蝗，而且在樹林裡面看不到天空，就算知道頭頂上有飛機經過也不曉得是誰的飛機，然後唯一的電台跟著那個報務兵一起摔落山谷裡，所以跟外界斷了聯繫，就好像與世隔絕一樣，只能靠自己的意志力生存下來！」

對那些從絕地中活下來的人而言，將這樣的可怕經歷說給別人聽，無論如何都沒有辦法形容當下的處境是多麼令人恐懼，彷彿虎視眈眈的死神隨時在旁邊向你招手，如此身體和心理都受到威脅的日子或許是他們一輩子都忘不了的噩夢。

「有人才一蹲下來，螞蝗瞬間就爬滿他的大腿！螞蝗比螞蟻還要大，被咬一口會很癢很痛，還會往你的鼻子眼睛耳朵裡鑽，可你怎麼抓都抓不到啊！」說這話的士兵將身上被螞蝗咬的紅腫傷口指給張再看，還顫抖地哭著，「我曾經親眼看到一個人倒下，沒多久一大群螞蝗立刻爬滿他的全身，不一會兒就將人吃得面目全非，然後大雨一來，那個人經過雨水的沖刷之後便只剩一堆白骨了！」

「我們沿路都是踩著一具具白骨在走的，那些死狀相當地慘，我現在只要閉上眼睛就會看到那些可怕景象！」

「一會兒下雨一會兒出太陽，我們身上的衣服濕了又乾乾了又濕，有一些人冒著大雨涉水過河，後來都葬身河底了，真的是山也吃人，水也吃人啊！」

「一開始是找竹子，紅的綠的黃的都吃不得只能吃青的，找到一根竹子之後一節節剝起來，鑿個眼然後有米的把米灌進去，沒有米的找一些野菜來塞進去，再把竹子往火堆裡一放，等燒熟了便將竹子剝開成兩段，一人吃一段，但是我們到最後真的沒東西吃了就只有吃香蕉樹，每天早上起來就用鐵鍬把香蕉樹兜兜挖出來，那裡邊全是沙地，鏟一下就出來，然後拿砍刀削了皮就直接啃，連火都沒有！兵也不管官，官也不管兵，大家哪裡累了就在哪裡直接靠著樹幹睡了，沒辦法管別人，只能自求多福啦！我們那一連一百二十幾個人入山，到印度只剩十幾個人了！」

「後面的人等不到前面的人傳來的消息，我們看不到任何的希望只能一直走一直走，然後又沒東西吃，連野菜都沒有，到處是野草，長了刺長了毛的野草，那不能吃的，吃了會割舌頭呀，所以很多人走到最後沒力氣，索性不走了，就坐下來等死，每天看著八個人十個人死去，全部是大學生，沒有超過二十一歲的年輕妹子年輕小伙子呀！死的人都是一堆一堆的，你摟著我我摟著你，那個樣子叫人看了真的難過啊！」

而讓張再最感到痛心的是聽遠征軍第二十二師護士劉桂英邊哭邊說著的那件事，「連我一共五個護士跟著部隊走，其中有一個叫做小孫，她年紀最小膽子也小，每次看到死去的士兵都嚇得哇哇大哭，我們得要哄著她走，然後因為山裡天氣很糟糕，加上死的人一多跟著傳染病就蔓延開來，所以她就患上了瘧疾，當時我們已經沒有藥物了只能用毛巾冷水幫她降溫，但是一點用都沒有，還是高燒不退也吃不下任何東西，燒到嘴唇都乾裂了，可我們餵她喝水也沒辦法餵，那時她還有意識就一直哭著叫我們往前走，不要理她，大聲嚷著不要我們跟著她，跟著她只會一起死，不過我們怎麼可能丟下她不管，當然是背著她走，後來她燒得很厲害，只要給她披上毯子她就馬上把毯子搞掉，因為真的是全身發熱到受不了，甚至燒到神智不清的時候就脫光自己身上的衣服，儘管我們給她蓋上她仍然會馬上扒掉，每次我看她哭著說頭很痛，痛得像鬍子在長一樣，就覺得實在很可憐，結果，有一天清晨當我們都還在睡的時候，她醒過來，光著身子地跑了，一直跑一直跑一直跑，最後有人見到她跳下山崖了。」

海克強是在藍伽訓練基地受訓後才加入新三十八師一一四團的，因此聽張再說起野人山的事情，還有說劉桂英是後來唯一活著走出野人山的護士的時候，心中感到十分地不忍。也讓他不禁想起自己在緬甸戰場上的日子。

在安徽出生的海克強從小是在皖南長大的，父親是段祺瑞皖系軍人，薪俸有五十元，以當時來說家境算是不錯，在海克強的記憶中，父親會吸食大煙和打牌，每年一到夏天，父親都會到離家不遠的黃山上避暑。

海克強告訴張再和簡新川，「七七事變時我才十二歲還在讀小學，那時戰況愈來愈激烈，學校只好解散，雖然一開始還能在樹林裡上課，可過沒多久，戰場逐漸擴大就沒辦法繼續上課，所以我和同學一起到湖北老河口參加第五區第二團的戰地幹部訓練團，當初還是多報了三歲才能進訓練團的，記得我一進去訓練團的時候聽到有人說要『持久抗戰』還以為是『吃酒抗戰』，心中就十分納悶，為何要吃酒才能抗戰，很可笑吧！後來我是受訓三年後才被派到大別山抗日的。」

海克強說自己與大哥是在七七事變後離開家裡的，後來十六歲的時候他於大別山當軍人。那年秋天，一直在尋找兩兄弟的父親終於找到他們二人，未料，半年後從母親的來信中才得知那一次與父親相聚十多天後，父親在回家的途中遭日軍殺害，所以母親只好帶著年紀尚幼的一個弟弟兩個妹妹去投靠在浙江的舅父。

「我負責的是戰場後援工作，原本在安徽省黨部宣傳大隊，要上街頭表演抗戰話劇，然後因為小時候學過口琴和鋼琴而被轉到第七軍後援政工宣傳大隊。」

海克強沒說的是，當時自己曾經向隊上的一個女孩表達愛慕之情，不過隨後搭美國運輸飛機至印度受訓，成為中國駐印軍一員，與那個女孩的緣分便到此結束。

「後來中國駐印軍開始補充兵員，被選上的年輕人被駝峰航線回程的飛機空運至美國印度汀江空軍基地後再運送至利多，我就是其中一個。」海克強記憶猶新，「我們到了汀江，首先每個人發一套裝備，駐印軍的裝備要比國內部隊好上很多，戰鬥服、作訓服、夾克、膠皮雨衣、作戰背包、鋼盔、野戰水壺、叢林靴、帆布護腿、襪子厚的兩雙薄的兩雙……等等，全部放在一口大袋裡，接著要把身上的衣物通通丟入一個大火坑裡再去洗澡，他們認為中國壯丁身上的寄生蟲多蟲子多，所以那些穿來的衣物都要燒掉，我們走到一排房子前面，然後一個一個過

去，一人會給一盆水，就從頭上淋下來，洗過之後再走到另一側的房子那邊，第一個房子發給內褲，下一個房子發衣服，再下一個發褲子，就這樣走完兩排房子，身上的衣物全部換新了。」

「是的，駐印軍是由美國出裝備管訓練，英國負責生活方面的供應，那個時候咱們伙食說起來倒是不差，有麵包、大米、羊肉腸罐頭、蔬菜罐頭，三餐都能吃到肉。」張再也回憶道。

「哎呀，吃肉都吃到不想吃了，我們後來看到那些羊肉腸罐頭還笑說那是大便罐頭呢！」以致海克強從緬北戰場回來後就不太愛吃香腸了。

簡新川笑說，「怪不得我每次灌香腸你都不吃！」

「武器更是全部換裝成美式，成為美械部隊。」張再印象深刻，「有兩個坦克營，戰車一營配備三十輜重，三十二噸謝爾曼中型坦克。」

「比那時日軍九五、九七式坦克龐大。」海克強點點頭，「二營則是斯圖亞特輕型坦克，九七中型要三百米內的目標才能擊毀，斯圖亞特在五百米外就可擊穿九七式。」

「新二十二師和新三十八師的編制已經達到盟軍野戰師的標準配備了。師直屬部隊，一〇五毫米榴彈砲營、七五毫米山炮營、輜重營、通訊營、工兵營、特務連、搜索連、軍械連、衛生隊、野戰醫院。」張再一一細數腦海中所記得的，「有坦克、加農砲、四五迫擊砲、榴彈砲、飛機一百多架，四個中隊四個大隊。」

「跟我在國內的時候實在差很多，不是都說打仗打得都是鈔票，沒鈔票沒裝備沒糧食就肯定要敗的。」海克強苦笑著感嘆道。

「可不是嘛！」張再大聲地表示贊同，然後繼續說，「駐印軍每師下設三個步兵團，每團三個步兵營和團直屬隊所組成，連排班甚至是單兵火力都相當強勁，一連九挺機槍，十五支衝鋒槍，一班一挺衝鋒槍、槍榴彈槍、步槍……」

「咱們訓練非常地嚴格呀！」接著海克強一面吃著簡新川剛做好的煎餅又一面數算著，「一天上午兩個小時的隊列訓練、體格訓練、武器操作、戰術理論，兩個小時的單兵射擊訓練和步兵操練，整個下午就是野外訓練，匍匐前進、躍進以及各種戰場上的基本動作，在部隊裡簡直沒有一天清閒的日子，都是真槍實彈的

訓練。」

「還有叢林作戰、夜間作戰、偵查捕俘和反坦克戰鬥等等……」

「美國教官要求不只要懂得使用步槍輕機槍衝鋒槍，還要會排除故障，甚至是閉眼睛操作呢！」

這一日，簡新川上街買了一斤麵粉回來，動手做了一些煎餅和油條，晚上的時候，三個人就邊吃邊聊起身為中國駐印軍的那些過去，他們總期待有再回到戰場上的那一天，雖然如今身在臺灣西南方的一個小漁村裡，可曾經是為國家出生入死的士兵，血液中就有堅守崗位的一股執著叫他們即便只是巡守鹽田也要將眼前這一份的任務盡力達成。

此刻，夜空中明亮的月光把槍樓的影子倒映在鹽埕的水面上，槍樓裡三個喝著米酒的鹽警心中各自有著甚麼在微微擾動著，儘管槍樓外有一點點的風吹草動。

今晚，就早點歇著吧！

「敬長眠在野人山裡的那些戰魂！」

「願他們安息！」

「乾！」

第三章 大反攻

●

「老四做的煎餅和油條可好吃啦！」海克強總是這麼說。

「我做的香腸也好吃，試試吧？」簡新川把晾在竹竿上的一串香腸拿進廚房，打算下午要烤幾根來吃。

「你又做了貓腸嗎？」

「是的，可美啦！」

「那你自己慢慢吃吧！」

「怎麼？要吃豬肉香腸嗎？豬肉那麼貴，我哪買得起呀！有貓腸吃不錯啦！」

「我今天吃齋，甚麼腸都不想吃。」

「又十五啦？」

「是啊，我上戰場殺人是不得已的，初一十五吃齋，我心裡會好過一點。」海克強在廚房裡邊洗著一把空心菜邊嘆氣，「我說老四啊，那貓腸能少吃就少吃吧！」

「這附近那麼多野貓，我吃幾隻也不打緊呀！而且我告訴你，這邊的貓多肥，味道可好呢！」

「吃狗吃貓吃蛇，你還真的啥都能吃啊！」海克強把菜洗好切好又切了兩根辣椒。

「大海呀，你如果嚐過真正飢餓的滋味，你就啥都會吃啦！」簡新川拿了柴火往屋外走去，準備在門邊生個火烤香腸。「我老爹可就是活活給餓死的！那樣的戰亂年代裡，連老鼠肉我們都吃，還有啥不能吃？！」

從福建來的簡新川自小家中貧窮，父母靠賣煎餅油條來養十個孩子，或許是環境不好又營養不良，在簡新川十二歲的時候，兄弟姊妹已經夭折了一半，後來生活實在太困難了，父親便帶著一家人到香港去投靠母親的姊姊。在香港的時候父母親開始跟著姨母學賣油雞，母親做的油雞非常好吃，特別是淋上父親炸的蔥油，真的是吃了一回就會上癮的。

說起來那段時間是簡新川難得能夠吃飽飯的日子，只不過這樣的好日子並沒有太久，接下來太平洋戰爭爆發，香港淪陷，簡新川一家人就連忙逃回老家，隔年父親便因為營養不良而病死，之後母親為了養活孩子只好去行乞。當時簡新川已經比較大了，他不忍見母親這樣辛苦，於是就到親戚介紹的基督教華英中學去當校工。

簡新川白天在學校裡當校工，晚上當學生去上夜間課程，雖然日子過得比較忙碌，但是總算能養活自己。後來，簡新川才在同學的號召之下決定參加遠征軍。

當時史迪威正在中國重慶斡旋，而國內增援尚未抵達印度，駐印軍已經向緬甸境內的日軍發起進攻，展開了中印緬大反攻。在反攻緬甸前夕，中美英三國還同

時升旗唱國歌，共同宣示打日本，行動代號為「安納吉姆」。

事實上，反攻計畫的前一年，史迪威就向蔣介石提出以英軍為主力，配以美軍與中國駐印軍，由印度南下在與同時由滇西西進的中國十二個師會合，隨後揮師南下攻取緬甸首都仰光，此時英國海空軍則應該從南面進行包抄並於仰光登陸。

沒想到英國後來在德黑蘭會議中取消配合計畫，以致蔣介石便猶豫是否參加計畫。不過收復緬甸是因為國內戰爭持續，故而必須重新打開緬甸路上補給通道，於是蔣介石後來同意由史迪威指揮中國駐印軍投入戰鬥，但是若英國海軍不採取行動，決不讓中國的雲南遠征軍參戰。

簡新川就是和同學一起坐車到成都新津登機的，簡新川總是說起當年參加遠征軍的學生們個個是熱血沸騰，他們一路上還在車上高聲唱著歌，然後坐上美國專門用來運送貨物的運輸機，經由駝峰航線到達印度。

「我們一一二團在叢林裡作戰的時候，沒東西吃沒水喝都生存下來了，現在能有貓腸可吃，那對我來說真的是人間美味啦！」

簡新川坐在門外烤著香腸，海克強則在廚房裡煮麵條，不一會兒張再巡視鹽田回來，他們倆都招呼他吃飯。

「大哥，我香腸烤好了，給！」簡新川見張再走到門口就馬上遞了用筷子插著的一根香腸過去。

「大哥來碗酸湯麵吧！」海克強也盛了一碗熱騰騰的麵放在桌上要給張再吃。

「你們今兒個怎麼沒一起開伙兒呀？」

「大海不吃我做的貓腸呀！」簡新川大聲嚷嚷著。

「大哥，今兒個十五，我吃齋呢！」海克強不疾不徐地解釋道。

「大哥，貓腸你吃吧？」

「吃吃吃！」張再先咬了一口香腸，接著進門端起碗來又吸溜了一大口麵條，「吃，俺啥都吃！」

「是吧，叢林走出來的，沒啥不能吃的！」簡新川笑說，「咱日子有多長都不曉得，還不趁能吃的時候多吃一點嗎？」

「我知道，你們李家寨那團就是吃樹皮喝樹根水，這麼活下來的！」海克強明

白簡新川那種在極度飢餓中渴望任何可以讓自己維持生命跡象的食物的心情，他端了兩碗麵走到門外，然後把其中一碗給簡新川，「吃吧吃吧！能吃的時候就吃吧！」

「可不是嗎？那啃樹皮的滋味兒，我到現在都忘不了呀！」簡新川一手捧著湯麵一手拿著香腸，先咬一口香腸再喝一口麵，吃地滿嘴都是油，「一點火都不能用，哪裡像現在，可以吃上這樣熱騰騰的食物！」

中國遠征軍第二次入緬作戰，中國駐印軍總指揮參謀長柏特諾代理指揮，下達命令，「新三十八師一一二團這自利多往野人山出發的反攻部隊全線出擊，殲滅日軍滲透部隊，再向胡康河谷進軍，跨越印緬邊境之後首先佔領新平洋等塔奈河以西之地，然後建立進攻出發陣地以及後勤供應基地，緊接著準備翻越野人山，以強大的火力加上包抄迂迴戰術突破胡康河谷與孟拱河谷，奪取緬北要地密支那，往八莫方向前進，最後和中國雲南遠征軍會師，打通中印公路。」

但是擔任主攻任務的中國駐印軍新一軍，下轄孫立人指揮新三十八師及廖耀湘指揮新二十二師，兵力一共不足三萬五千人。再配屬英軍溫蓋特獅龍獸部隊第三十六師各一部，美軍第五三〇七劫掠者部隊第十航空隊一部，總計幾千人。兵力實屬短缺。

而日本的緬甸軍共有十餘萬人，司令官河邊正三計畫在第五飛行師團的協同下，以第十八師團和第五十六師團防守緬北滇西，並由另外三個師團攻佔印度英帕爾且控制阿薩姆邦，要切斷盟軍往緬北進攻的交通要道，以打破盟軍的反攻行動。

那一年十月底，新三十八師一一二團團長陳鳴人上校率兵分三路開出那加山，胡康河谷之戰就此展開。

沒有多久，孫立人親自到前線視察，他與陳鳴人一起趴在樹林裡的泥地上看著地圖。

「部隊的防禦地點與我方交會點距離有三、四里，距離于邦八、九里，林干十多里，沙羅二十多里。」孫立人看著地圖喃喃自語，「將三個營的兵力平鋪於整

個胡康河谷谷口，導致戰線拉長為南北一百多公里，這根本是讓原本就相當不足的兵力因為原始森林的惡劣環境所造成的支援困難顯得更加嚴重！」

「嗯，如此一來，我們的防禦線很容易被打破。」陳鳴人點頭說道。

「是！配備不當，如果此時日軍集中兵力多路擊潰，那麼反攻部隊極有可能慘遭全數殲滅！」

「那現在要改變計畫嗎？」

孫立人沉默了一會兒，然後指著地圖上的一處說「你看，拉加蘇地勢高既可箝制達羅又可避免背水一戰的局面，除此之外，其周圍山嶺綿延所以日軍無法形成包抄側擊，唯有正面仰攻。」

「我們要跟上面報告嗎？」

「來不及了！」孫立人當即立刻重新下令，「讓一一二團三營攻佔達羅北面拉加蘇高地而非渡河進攻達羅。」

後來此命令的修改才讓攻佔計畫得以順利進行。

那一天，到達拉加蘇的日軍前鋒沒想到此地已被中國軍隊佔領，後來三營一個晚上與日軍展開激烈戰鬥，連續佔領日軍兩個陣地，日軍節節敗退。九天之後，日軍再度進攻。拉加蘇當日面對的日軍有一個多大隊共計一千多人的兵力，結果雙方開戰了六天後，日軍傷亡慘重而一一二團三營死亡是個位數。然而，日軍並未就此收兵，於是雙方戰局一度呈現相持狀態，不過這一支未帶任何重型武器的部隊最後仍是成功抵擋了日軍強大火力的攻擊，雖然營長陳耐寒與連長趙振華不幸殉國，但是拉加蘇終究守住了。

接下來的三個月內，日軍三個聯隊輪番進攻但是都沒有能夠佔領任何陣地。

「其實，日軍之所以會失敗正是因為補給線拉得太長的緣故。」據海克強後來所知，「日軍第十八師團司令部包括補給隊伍以及輜重第十二聯隊都在胡康河谷另一邊的孟關，雖然距離拉加蘇是七十公里，但是實際上走山路得要三百公里，這樣的話，前線供應就會出現很大的問題。」

「所以才說作戰也是需要腦袋的。」張再禁不住地讚嘆，「孫老總就是一位有

腦袋的指揮啊！」

「你們有聽說嗎？那時日軍連被倒進糞坑裡的大米都撈出來吃呢！」簡新川把四根香腸吃完然後洗了碗，過了一會兒，又將放在火堆餘燼裡的三個番薯拿出來。

「嗯，我有看到許多死去的日軍被餓到剩下皮包骨了。」海克強點點頭，露出哀傷的神情。

當時，日軍每次戰鬥開始前會發給每個突擊隊員兩天的糧食，而大部分的敢死隊員會一次就把拿到的糧食吃完，因為他們都想著中國軍隊砲彈充足，自己根本不知道能不能看到明天的太陽，此外，他們也不曉得拿到的兩個飯糰事實上是兩天的糧食，於是有人敗陣而歸時，一聽到必須得再餓一天才可以拿到食物的瞬間就崩潰大哭。

有一次，日軍好不容易攻佔了中國軍隊陣地的一角。不一會兒，聽到有士兵這樣大喊，「發現糧倉！發現糧倉！」

其他人便跟著大聲歡呼，「太棒了！」「終於有東西吃了！」「真是太好啦！」

結果大家滿心期待地一窩蜂往那裡衝，最後卻被眼前的一幕震驚到說不出話來。

原來日軍發現的並不是糧倉而是一個戰地廁所。由於經過一年美式訓練的中國軍隊在戰地土工作業上表現地相當優秀，無論是地堡、戰壕、倉庫、隱蔽部，還有野戰醫院等等的陣地設施都建造地又迅速又完整，加上駐印軍對衛生環境要求的提升因此會有廁所的設備，以致日軍士兵誤認為戰地廁所是糧倉。

「這不是糧倉！」

「竟然是糞坑！」

「混帳！」

「太可惡啦！」

「怎麼會這樣！這該怎麼辦？」

「肚子好餓啊！」

這一刻，那些衝進去廁所一看到裡頭沒有糧食只有屎尿糞坑的日軍們個個絕望

地忍不住邊掉淚邊吼叫。

後來有人看見糞坑裡的黃褐色排泄物當中有一點一點閃著的白光，再仔細一瞧，發現那竟然是白米，「看！有白米！」

「地上有寫字！」

「日本兵餓了嗎？來吃吧！」有個看得懂中國字的日本士兵把中國士兵寫在地上的字唸了出來。

沒錯！白米就是中國士兵急忙撤退時，來不及帶走所以倒進了糞坑裡的。

「把白米倒進糞坑裡，真是太過分了！」

「簡直王八蛋！」

「肚子好餓！受不了啦！」

日本士兵圍繞在糞坑旁放聲咒罵，看到大量的白米被糞便汙穢，他們又難過又心痛！

「吃吧，活著才有機會勝利！」未料，此時居然有一個心底這麼喊著的日軍含淚咬牙地走過去盯著糞便中的白米看了半晌，然後一聲不吭地就趴下去並用帽子把那些在糞坑中的白米連同糞便一起撈上來。

接下來，其他人看著他走到外面不遠處的小河邊，先將白米上的糞便沖洗掉再將白米捏成團，之後就這樣把白米糰子放進嘴裡吃了，頓時，幾乎要達到失去理智邊緣的飢餓日軍士兵們再也顧不得骯髒，紛紛衝到糞坑旁邊撈起糞便裡的白米，最後，那和著糞便的白米還是要搶破頭才搶得到的了。

正在吃著甜蜜番薯的簡新川一邊想像著當下日軍搶食糞米的情景一邊回憶，「那會兒，我們正在叢林裡呢！」

就在西線這邊開打的同一時間裡，東邊四十公里處的于邦森林深處也正在上演一場經典的叢林攻防戰，于邦是一個土著村落，位於胡康河谷大龍河右岸，為水陸交通上一重要之地。原本一一二團左翼的二營一面由士兵輪流換班在不見天日的森林裡砍出一條半米寬的小路，一面向于邦渡河口方向移動著，可在那一天的午時竟看見一處長三百米寬一百米的空地出現在森林中，而且陽光不尋常地照著

的空地四周蔓延著一股詭異的安靜空氣，令人不禁覺得毛骨悚然，於是所有人立刻警覺到前方肯定有埋伏！

果不其然，日軍第十八師團三萬兩千人就在此處守株待兔地伺機伏擊反攻隊伍！這令人聞風喪膽的師團過去可說是有十分豐富的勝戰經歷，先是上海南京作戰、廣東大鵬灣登陸並佔領廣州、廣西欽州登陸後攻入南寧、南洋地區進行叢林作戰訓練、佔領越南前進泰國與馬來西亞，又於新加坡以三萬人迫使八萬五千人的英軍繳械投降，隨後即投入緬甸作戰是由老謀深算的田中新一中將擔任師團長。

此戰一觸即發，在經歷一個多小時的激烈戰鬥後，日軍一個小隊七十人全部被殲滅，中國軍隊方面則是一個多排的士兵陣亡，連長江曉垣和先頭排排長劉治犧牲殉國。過了沒多久，一一二團一營的營長李克己馬上帶領兩個連趕到了戰場與二營一起在沒有砲火支援的狀況下，繼續與日軍對峙，同時等待援軍的到來。

「我們沒有想到，先趕來的竟是日軍的增援部隊啊！」拿了椅子坐在門外的海克強和張再也邊吃著番薯邊聽簡新川說，「那一天的傍晚，看到對岸突然升起了觀測氣球，當時我們心裡都涼了一半，因為我們知道那就是日本援軍到達的信號，所以啊，我們只能夠盡量想辦法防守了。」

張再吃完了番薯，接著點了一根菸來抽，「還好你們那個加強連戰鬥力十分地強啊！」

事實上，這支加強連部隊原來任務是要肅清于邦之敵軍，豈知因為英國情報有誤，致使部隊未能取得一開始的勝利一舉攻下于邦，只能暫時包圍，後來又被日軍進行反包圍，所以就變成了一場攻堅戰。而經過前面十八天的激戰之後，此連僅剩下一百三十人，所佔據的陣地也不到四個足球場大。然則在孫立人緊急動員的救援部隊到達之前，他們唯有運用戰術方能自保，因為救援部隊再怎麼快都要三個禮拜才能趕到戰場。

「是的呀！李家寨外圍有一棵樹冠佔地約有一畝的大榕樹，我告訴你們，李克己營長在樹上樹下都築了機槍巢，火力非常強勁可以達兩個空地，我們還能在榕樹上監視日軍的動向，所以日軍好幾次來攻都攻不破，後來損失慘重就改成了夜

間攻擊。」

「夜間攻擊對你們來說比較不利，因為你們看不到對方的一舉一動。」海克強冷靜地思量著。

「是的，日軍夜間的進攻我們的確沒辦法掌控，所以呀，李營長呢，就把防禦工事往寨子外邊發展啦！從陣地外的三十米開始挖了很多的陷阱，然後在樹林裡頭布置了相當多的手榴彈，再用樹藤連著引信，只要輕輕碰到就會立刻引爆！」

「嗯，這樣便可以用最少的兵力防守了。」看著遠方天邊橘紅色彩霞的海克強彷彿看到了森林中彈藥爆炸時所噴發出的火光似的，眼中澄光閃動著。

「可不！戰壕裡只要一、兩個士兵值班，其他人都是可以睡覺了呀！」簡新川笑了笑。

「不過夜間在森林中放哨也是挺辛苦的，尤其又只有一個人的時候就更是讓人感到恐懼了。」張再想來就忍不住搖搖頭，「你們看這鹽田四周一片空曠，即使夜裡出去巡視也不會像在森林裡那樣，聽到樹上草叢中發出各種奇怪的聲響便覺得好像會有甚麼野獸蟒蛇突然竄出來吃人似地！」

「是啊！我們新兵訓練的時候就有一名年紀比較小的同學因為被嚇到不肯去森林中的散兵坑放哨，結果被班長罵了一頓之後還被調到最遠的地方執勤。」海克強仍記得新兵訓練時遇到這樣的事情。

簡新川點點頭笑說，「確實如此，黑暗中的森林是鬼魅蛇虫的遊樂場，可怎樣都比不上被敵人襲擊的戰場可怕，所以大家在夜間放哨都很盡忠職守，並不覺得很苦。」但是他隨即又嘆了口氣，「只是沒有多久，我們又面臨另一個困境啦！美國空軍有好多天都沒有投下任何物資給我們，我們就挖嫩草樹皮野菜吃，然後那時十二月又沒下雨，我們沒水喝怎麼辦，就把地下的香蕉樹根挖出來，再用鋼盔去接樹根滴出來的水來喝，這樣子才活下來的呀！要不是從電台傳來的消息中得知外邊還有二營與我們共生死，加上救援部隊正在趕來的途中，都不知道我們還能撐多久呢！」

「還好孫老總帶領的新三十八師第一支增援隊先頭營終於翻過了險峻的那加山脈，趕到了李家寨外圍。」張再說道。

「然後，陳鳴人團長根據叢林的特點決定趁夜潛入李家寨，那時丁淦勛連長在出發前十分仔細地交代著士兵們，說這是個艱鉅的任務，因為只有五十米寬的空隙能夠通過，但是兩邊有一二百個敵人，所以特別注意，第一要把身上所有的裝備整理好，千萬不可以發出一點聲響，第二，要在零點以後穿過敵人防禦陣地，因為半夜就會開始有露水，這原始森林的樹葉大，樹上葉子的露水多了會滴下來，就靠這水滴的演奏節奏一步套著一步地走，若是被敵人發現立即原地臥倒，不准開槍，第三，若是失去聯繫時就不要再走，臥倒，敵人開槍也不准還槍，還是臥倒！」簡新川回想起來不禁笑著說，「結果丁淦勛連長假設的那些情況都沒有發生，整個行動進行地相當順利，最後，整個加強連一個不少地從日軍身邊過去，成功地進入了李家寨！大家都說，日軍八成也打累了，睡到不省人事了，哈哈！」

「看來，今晚我得好好守夜囉！」海克強聽了也大笑地這麼說道。



五月時序進入梅雨期，儘管每天都細雨綿綿地下著，還是看到鹽工們在鹽埕上收鹽，他們完全無視不斷打在身上的縷縷雨絲，每個都沒有穿雨衣地一直低頭工作著，他們還因為上空的太陽被雲層遮蔽，少了烈日炙烤的艱苦而顯得心情愉快，只不過爬上鹽堆的時候要特別留心，別滑了腳摔得鼻青臉腫的就好。

這幾日，鹽田也由於下雨的緣故平靜多了，畢竟淋到雨的鹽會變得比較重之外，魚塭堤岸更是泥濘難行，所以誰都不想自討苦吃地在這個時候來偷鹽。不過鹽警例行性的工作並不會因為下一點小雨就暫停，下午簡新川出去巡視回來，也被雨淋得一身溼答答的，海克強見了馬上去拿一件乾的衣服和一條乾毛巾來給他，「換上衣服然後趕緊擦擦，別著涼了！」

「這樣就著涼？你未免太小看我了把！」簡新川一邊說還是一邊脫掉淋濕了的上衣，並用毛巾將身體及頭髮擦乾。「大哥還在睡？」

「出去了！」海克強坐下來倒了一杯自己剛泡的熱茶給簡新川，然後又拿起自己那杯茶喝了一口。「說要去鹽廠找老朱。」

「大哥昨晚不是守夜嗎，怎麼這麼早就出去了？」

「上回請老朱幫忙借來的東西要拿去還呀！」

「大海呀，上回聽大哥說老朱要給他說媒，你說這事大哥會答應嗎？」

「大哥怎麼可能答應，他還想著要回去找那遲家姑娘呢！」海克強說這話時，腦中閃過自己曾經愛慕的那位女孩的身影，不覺對戰亂的日子總是讓人顛沛流離感到有些苦悶，然而都這麼多年了，他倒是想那女孩有個好的歸宿。

「還能回去嗎？」

「有孫老總的帶領，咱們肯定能回去的！」是張再的聲音。他走到門口聽見簡新川這句話不禁大聲喊道。「咱們孫老總是常勝將軍，新一軍更是天下第一軍，你難道忘了嗎？」

「沒忘，怎麼會忘記呢？」簡新川看張再紅著臉地模樣便明白張再是又燃起了心中那把熊熊烈火，於是高聲回答。

「是啊，我們是絕對要再回去的呀！」海克強也連忙同聲附和道！

「那年于邦之役，孫老總指揮我們一一三和一一四團，分別從左右兩翼向日軍進攻，切斷日軍五十五、五十六聯隊之間的聯繫！」張再佇立在雨中，若有所思地望著開著鹽埕上的一朵朵雨花。

「我們一一二團同時也斷了日軍後路！」簡新川走到門口看著陰暗的天空。但是仍在屋外站著的張再，絲毫沒有想要進來躲雨的意思。

「加上新二十二師第六十五團趁達羅的日軍還在等待增援的時候，一舉殲滅了駐守達羅的日軍殘餘部隊。」海克強起身並開口接著說，「咱們新一軍就這樣攻無不克戰無不勝，在不到半個月的時間裡便奪取了日軍外圍的陣地！」

這樣陰雨的微涼日子裡，槍樓裡卻是因著一股股奔騰的熱血，驅走了海風中的一絲寒意！

那一天，新一軍副軍長新三十八師師長孫立人親臨于邦前線，在敵軍陣前五百

米處的樹林中建立指揮所。

同時，日軍五十五、五十六聯隊退守達羅至泰白家，此處為胡康河谷中少有的平緩地帶，日軍藉著高山與叢林的地勢在河岸建立起新的陣地並計畫趁駐印軍發動攻擊而分散兵力之際一舉反擊。

一個凌晨，雲層尚未被陽光劃破的天色仍是一片陰鬱的灰藍，自新平洋起飛的美國空軍飛機以一種空中霸主之姿呼嘯而來，嚇得叢林裡的各種飛鳥野獸紛紛走避，此時軍機猛然朝達羅的日軍陣地轟炸，隨即地面戰車營的坦克亦向日軍陣地發動攻擊，最後，日軍基地便在盟軍的陸空夾殺之下轉眼潰敗。

十多天後，一隊坦克一路勇往直前地衝進達羅日軍第十八師團司令部，瞬間將參謀長瀨尾少將與數十名軍官輾成了肉泥！

就在同一天，新三十八師也向泰白家的日軍發起總攻，配合美軍第十航空部隊出動了三十多架飛機，由空中輪番砲火攻擊，終於使日軍棄守泰白家然後狼狽地撤退。隨後新三十八師佔領泰白家地區。

結果兵敗如山倒的日本軍隊見戰情陷入了十分危急的形勢，遂改變作戰策略重新編整第五十五、五十六聯隊，佔據胡康中心地區的孟關及瓦魯班兩地並調派重兵屯守加強防禦。第十八師田中新一中將甚至將指揮部搬至孟關親自指揮。

「當初咱們新三十八師順利地從塔奈河南岸截住了日軍的迂迴部隊，沒有想到在孟關的新二十二師不但被日軍打敗而且傷亡慘重，孫老總後來抽調了我們一一三團一個步兵營和戰車一營組成一支步坦協同的聯合特遣部隊自右翼迂迴抄襲孟關背後的瓦魯班，這才替新二十二師解了圍啊！」

「那個時候，我們新三十八師和新二十二師從正面和日軍交戰，已經讓日軍如臨大敵了，結果日軍的田中新一知道瓦魯班遭襲擊，就趕緊將大部分的兵力集中到瓦魯班準備反擊，我們真的是殺他們一個措手不及呀！」海克強說完忍不住大笑。

「孫老總那日曾說，『不破孟關不剃鬚！』打仗就是要有這種決心和魄力！」張再雖然在那一次戰役中受傷，但是被送往戰地醫院救治之後的沒多久便復原重

返戰場，因為在他心中也有一份要戰到勝利為止的堅定。

一天中午，新三十八師戰車一營與美軍加拉哈德突擊隊向瓦魯班發起總攻，下午一時，戰車從河堤缺口開出然後直接涉水至對岸登陸，緊跟著，坦克手絲毫沒有猶豫地逕自往日軍第十八師團司令部開去，此時日軍陣地已經在被砲火掃射的瞬間陷入一片漫天火海當中，兩軍經過一陣激烈廝殺之後，日軍田中新一中將落荒而逃，其十八團的關防大印被軍長鄭洞國截獲，其餘士兵全部被殲滅。

新三十八師和新二十二師以鉗形攻勢前後夾擊孟關，孟關大捷，此孟關瓦魯班之戰與盟軍聯合部隊滅日軍一千五百多人。反攻緬北第一仗的胡康河谷反擊戰，中國軍隊第三十八師、新二十二師和新三十師一個加強團傷亡六千多人，殲滅日軍共計第十八師團一萬兩千多人。

這日，下一整天的雨終於在天色轉暗之前停了，張再進屋後也不換衣服也不拿毛巾擦乾身體頭髮，直接走進廚房打開灶上的蒸籠說，「吃飯啦！」他早上做了一些大饅頭，這會兒要海克強和簡新川一塊兒吃。

「我再燒個菜吧！」海克強說著就蹲在灶前生火。

「俺有炒辣子就行啦！」張再把一大碗紅通通的炒辣椒擺在桌上，一邊用勺子將炒辣椒夾進饅頭裡一邊大口啃起來了。

「鍋子裡還有我煮的紅燒吳郭魚呢！」簡新川走到灶邊取了一個饅頭，接著又拿了一個碗和一雙筷子去夾一顆魚頭，和張再一起吃了。

過了一會兒，海克強燒好了一鍋青菜豆腐湯便幫二人各盛了一碗，「喝個湯吧！」

此刻，能夠好好坐下來吃飯，還能喝上一碗熱湯，他們三個人都覺得心底暖暖的，儘管不知道何時才能踏上故鄉的土地，他們不去多想了，畢竟戰爭不是兒戲，多少人可以在那樣險困的環境下生存下來，又有多少生命在無情的戰火中悄然無息地消逝。其實如果日子能夠就這樣平靜地過多好啊！他們無不是這麼想著的。

這個雨停的夜裡，窗簷的雨滴在寧靜的空氣中格外清脆響亮，恰似叢林裡樹葉

上掉落的露水那般，「滴！答！滴！答！滴！答……」

張再吃完了飯，起身走到灶邊從牆上的木櫃子裡取下一瓶米酒和三個碗，回頭又坐下來，「喝吧！」

海克強見張再說著就要往碗裡到酒便連忙說，「我今晚守夜，不能喝呀！」

「喝點吧，不礙事的！」張再沒理會海克強的話，仍是倒了三碗酒，「那時我們在打仗不也是喝！」

「就是呀！」簡新川也去拿了一包炒花生米放在桌上，「今天沒肉吃，吃點兒花生米吧！」

「我們是在沒有開戰才喝點啤酒的，可不是值勤時喝的啊！」海克強笑笑。

「現在又沒有要開打，怎麼不能喝！」張再舉起碗來先喝了一大口並抓了幾顆花生米往嘴裡丟，然後邊嚼邊說，「你醉了，俺守夜，俺喝不醉的！」

「好，喝吧！我也不是那麼沒酒量的啦！」海克強雖然沒有像張再千杯不醉，但是幾杯黃湯下肚還是可以守夜的，他想著自己怎麼說也是打過叢林戰的，哪有可能幾杯酒就會倒下呢！

「是啦！乾吧！」簡新川把自己那碗酒喝了之後大笑說，「你們記得那個時候美國空投的給養嗎？現在想起來，那還真是吃得不錯呢！」

「那倒是，有罐頭、巧克力、壓縮餅乾、香菸還有飲料！」張再點點頭。

「全都肉罐頭，火雞肉的、香腸的，每天都吃肉！」海克強喝了一口酒說道。

簡新川又想起甚麼地邊吃著花生米邊笑，「還有啤酒可以喝，我在中國那會兒，可是聽說軍隊裡都有一頓沒一頓的呀！後來有士兵餓得受不了了就跑去村裡偷人家的雞來宰了吃呢！」

「那些亂七八糟的軍隊就是會擾民，咱們孫老總帶出來的部隊可有紀律啦！」張再搖了搖頭之後又喝了一口酒。

「大哥，我當然知道新一軍是多有紀律，我說的是我在福建那時聽到的啦！」簡新川為自己倒了一碗酒然後還沒喝就先說，「我還聽說那個部隊呀見到日軍來就跑啦，打到最後部隊裡的人都跑光啦！」

「哼！」張再仰頭把碗裡的酒喝乾，隨即又倒上一杯，「就是有那樣的兵！」

「大哥，少喝點呀！」海克強看到張再一碗接著一碗地喝，忍不住提醒他，「喝多了，你膝蓋又痛了！」

張再將手中碗裡的酒一飲而盡後摸了摸自己的膝蓋，「沒事兒。」他膝蓋上留著一條粉紅色凸起的疤痕，是被砲彈碎片畫過的印記，從此膝蓋老在陰雨天裡就隱隱作痛，不過即使他痛地癱著腿走路卻依然從不喊痛，只默默地讓那一股微酸微疼的滋味纏繞著，因為那可是叢林作戰歲月裡留下來的唯一戰利品。對張再而言，那一戰的畫面雖談不上是驚心動魄可卻總在午夜夢迴時一再浮現腦海裡，盤旋復盤旋！

那年張再就是在孟關從正面強攻日軍第十八師團司令部的一員，當下日軍以一五〇毫米口徑的重砲掃射以抵抗前方新三十八師及新二十二師來勢洶洶地猛烈攻擊，而身為第一線輕機槍手的張再便在兩軍交戰正烈之時，被一片飛來的砲彈碎片刺中膝蓋，當場血流如注，儘管如此，他仍舊在戰火未停的戰場上堅持許久，最後才被送到醫院救治。

張再記得有一回史迪威還親自到利多的第二十總醫院探視中國傷兵。他後來跟簡新川和海克強說過，「史迪威將軍很親切，一點都沒有高高在上的姿態。」這樣的話。

之後史迪威回到前線，隔天就發起新一輪的進攻，因為此時日軍潰敗撤退正是乘勝追擊的最佳時機，於是駐印軍反攻緬甸的第二次重大戰役，孟拱河谷反擊戰，就此開打。然則孟拱河南岸谷地一帶，地形狹長綿延一百一十五公里，河谷兩旁盡是千尺以上的山壁，雨季來臨時山洪爆發，不僅平地轉眼成汪洋，山地更是泥濘難行，其東北庫芒山脈尤為險峻，如此的叢林戰鬥必須懂得利用地形地物還有大自然的掩護，故無不可謂是一場艱鉅之戰啊！

而這時候英國最高統帥東南亞戰區最高司令蒙巴頓也前來，對第一次反擊戰的勝利道賀，「本人僅代表英國對此次的盟軍得勝致上最高的祝賀！」

事實上，由於日本方面籌畫多時的緬日軍反擊進攻印度作戰計畫，此刻正在英帕爾上演，所以史迪威也十分清楚蒙巴頓此次行程的真正目的是希望可以增援英

帕爾的英軍。後來，史迪威與中國將領商討後決定調派新三十師一團前去支援，結果英軍也從印度中部增調援兵，終於得以守住了英帕爾。

其平原地形且交通便利的英帕爾位處印度與緬甸邊境的中心位置，為英軍於印緬戰區的重要軍事及後勤補給基地，故而日本大本營下達了代號為「烏號行動」的命令，計畫攻取英帕爾並佔領東印度地區，是欲使駐印軍藍伽後勤補給基地受到威脅，中國軍隊因此腹背受敵，日軍緬北之圍將可迎刃而解。

當時英帕爾戰役正式開打，日軍以三個師團九萬兵力兵分三路全面進攻英帕爾，不久即封鎖了英帕爾的南北通道，致使有著「小東條」之稱的英帕爾會戰總指揮牟田口廉也中將說出了，「陸軍如今已達天下無敵之地步，太陽旗將宣告我們在印度拿下勝利的日子為期不遠矣！」這樣狂妄的話來。

可日軍沒有想到緬甸雨季的來臨，在寸步難行的叢林中是根本沒有辦法作戰的，除此之外，英軍更是在美國空軍協助下自英帕爾周邊地區集結了十五萬的兵力並且對日軍同時發動陸上與空中的攻擊，於是，日軍除了戰死的，還有更多是餓死和病死的，過了沒多久，各團長見情勢如此惡劣紛紛要求撤退，未料，牟田口廉也不僅不下達撤退命令甚至還要求軍隊要在天皇誕生日前拿下英帕爾。原本主攻任務是第十五軍下轄的第三十一、三十三、十五三個師團所擔任，但是在戰役開始之前這些部隊根本都還沒有到位，第十五師團先頭營匆忙趕到時，後面的士兵還在泰國，部隊橫布在整個緬北地區，然後另一邊在西方一千多公里外的第三十一師團卻已經開始進攻了。

那個時候，日軍所面對的是有著大量坦克裝甲車的一個集團軍，三個軍共二十萬人，其餘西部還有同樣數量的裝甲車部隊和百萬預備軍可隨時增援，特別值得一提的是，美國第二十六航空隊和皇家空軍海軍更提供速食服務式的支援。

而日軍需要大量後勤運輸部隊又因為地形不利輜重部隊行進造成嚴重的物資短缺問題。此時牟田口廉也竟然想出了一個「成吉思汗作戰」的方法，打算用三萬水牛、山羊、猴子等動物來運送補給物資，一方面是解決輜重車輛無法通過山谷的問題，一方面還可以在物資竭盡時就地將這些牛羊宰殺作為糧食。不過這個計策最後不只是大大地降低了行軍速度，更因為動物被槍砲聲驚嚇之後四處逃

竄，讓日軍流失了大量的物資。終於日軍由於瘧疾、痢疾、霍亂、傷寒等傳染病一發不可收拾，導致相繼地死去的士兵數以萬計。

就這樣，日本指揮部不得不下達中止英帕爾作戰的行動。

後來的孟拱河谷戰役，日軍自緬甸中南西部的五十六師團遣調兵力補充第十八師團兵力，中國軍隊則是由新二十二師加強新三十師一個團與戰車營從右路正面進攻。

而這一次新三十八師三個團兵分三路，採取大縱深遠距離的多路迂迴穿插，其中一路負責打通孟拱密支那鐵路線的一一三團迂迴加邁至背後渡南高江，往新二十二師進攻的加邁翼側側後穿插，佔領孟拱城南邊重要據點，一方面是將日軍屏障打掉，另一方面切斷鐵路和公路的補給線。其二由中路一一二團負責打開加邁孟拱間的公路，在團長陳鳴人帶部隊翻山越嶺四天四夜後，穿插切斷孟拱與加邁之間的聯繫，順利阻截加邁後路的孟拱援兵，新二十二師與新三十八師便對加邁形成了無法可破之合圍，最終日軍於加邁、孟拱和密支那之間形成的聯繫網絡全面被瓦解。

接下來，負責攻佔孟拱任務的一一四團沿著山地東側南下，幾天後佔領周邊要地，日軍對外交通徹底中斷，雙方在城內進行猛烈的炮火戰後，日軍被全殲，孟拱即被新三十八師三個團包圍奪取。

隨後史迪威致電孫立人，「孫師長，貴師攻佔孟拱，達於定點，戰果輝煌，特意電賀。」

至此，戰火並未消停，反攻緬北的經典之戰，密支那之戰，即將展開。

「大哥，你那個疤痕就是在孟關留下的吧，可惜你後來受傷沒去打孟拱，那次的孟拱反擊戰我們還真是打得漂亮呀！」簡新川說完又喝起了酒來。

「聽說你們在孟拱開戰那時，史迪威已經派遣一支混編團向密支那突襲了。」張再說密支那開打的時候，他已經先調回國內了。

原本此行動是以美國梅里爾准將的「劫掠者部隊」為主攻，可前一次他們在戰鬥中兵力耗損，故而修改由純美國部隊奪取密支那的計畫，這中美混編的三個突

襲隊，其中的兩個支隊有美國一個營、中國一個團和美軍一個上校指揮，第三支隊則是美國一個營和克欽突襲隊組成的。

「密支那大勝之後，緬北反攻算是告一段落，然後我也調回國內了。」海克強不敢多喝，就怕耽誤了守夜的工作，不過他還是坐在那裡陪他們喝，和他們聊著密支那的那一次奇襲戰。

「日軍以為有庫芒山擋住，不可能會繞過孟拱去打密支那，所以才會只留下一千四百多兵力駐守密支那，然後把第十八師團主力都派往孟拱。」滿臉通紅的簡新川大聲說道。

「中美混編部隊是從孟關出發，打算經過庫芒山西側再由胡康河谷南下，當時我們在孟拱打得如火如荼，他們正不動聲色地向密支那悄悄前進呢！」事實上，海克強那個時候也是深陷戰火之中，不過想到在庫芒山中行進的部隊後來出其不意地一舉攻下密支那，臉上不覺就露出了一抹淡然笑容，「那支部隊在山裡走了十九天，所以原來要發起的進攻就延遲了五天。」

那日凌晨，中美聯合突擊部隊在梅里爾指揮下到達密支那郊外，其中一支隊潛入機場外圍並隨即發起總攻，結果殲滅日軍上百人後拿下機場，緊跟著盟軍第十航空隊的米契爾轟炸機隊便對密支那進行轟炸，日軍城防部隊見狀緊急撤至地下工事，這時地隊部面趁機發動衝鋒，整個戰場後來延伸到機場外圍。

此次突擊行動進行可說是非常順利，最終只花了五十分鐘佔領機場並繳獲大量的軍械彈藥給養等物資。

下午二時，總指揮部報話機傳來，「威尼斯商人！」那是奪取密支那機場的暗號，接下來有大批運輸機拖曳著滑翔機自利多新平洋機場起飛來到密支那，然後滑翔機機脫離運輸機陸續著陸，一直持續到深夜，第二天還有更多的運輸機飛到密支那。

「史迪威這個利用遠程部隊滲透再從印度空運第二梯隊加強攻擊進而拿下密支那的計畫實在是相當地大膽！」

「原本密支那的突襲可以說是相當成功，史迪威揹著卡賓槍帶著大批記者出現在機場的新聞沸沸揚揚地傳遍全世界，沒有想到梅里爾過於輕敵，導致變成後來的激烈爭奪戰！」張再嘆了一口氣。

「戰爭就是隨時充滿著各種不可預測，才叫人為其難以掌控感到恐懼！」海克強附和地道。「那就是一種考驗啊！」

「來，為每一個可以活著的日子，乾了吧！」張再將每個人的碗裡都倒滿了酒。

「乾！」

「乾！」

也許是一種在瞬息萬變日子中唯有當下的剎那才是最真實的體悟，所以更明白對酒就當高歌的心情。

此時，鹽埕槍樓不遠處似乎有人聽見了一首首在又開始落下的雨聲中，對飲之人笑談著的那些日子裡刻骨吶喊的浴血戰歌。

第四章 大轉進

●

海克強告訴張再和簡新川，「我回到國內不久就到福建駐守，其實，我們本來可以更早回去的，如果一開始就讓中國將領指揮，密支那根本不用打這麼久！」

密支那戰役首要之事便是佔領機場，因為佔領機場才有制空權。一日，盟軍上午奪下密支那機場，中國軍隊除了原來佔領西通的新二十七師和新三十八師兩個步兵團，加上當日下午由運輸機空降新三十師第八十九團，還有隔日到達的新十四師第四十二團，一共有四個團的部隊，不過梅里爾卻僅派一五〇團的兩個營先進攻車站之後再進攻密支那城區。此外，密支那又下起了接連好幾日的大雨，盟軍飛機無法及時空運物資，讓前線更是陷入了物資短缺的窘境。

而在那個時候，日軍已經緊急調派外圍的警衛部隊前來增援並由南部調來大批物資，於是兵力從一個聯隊三千人增至將近六千人。兩軍戰鬥便呈現一種僵持的膠著狀態。

此戰役也正因一開始的成功奇襲沒有乘勝而追，以致後來甚至變成了一場激烈的爭奪戰！

雖然一五〇團團長當時見情勢不利，梅里爾又不願增兵支援，於是下令突圍撤回機場，但是一五〇團士兵已經死傷多人了。

「這是因為中國將領指揮不當，中國軍隊的作戰能力不足，所以才導致失敗的！」沒有想到梅里爾還說出了這樣的話來。

從中國遠征軍第一次入緬作戰以來，至中國駐印軍第二次的反攻緬甸，曾經親眼看過中國軍隊是如何做戰的外國軍隊官兵都是只有肯定中國軍隊，還有人說中國軍隊的作戰簡直就像是一場魔術表演般地令人讚嘆不已。當年中國軍隊在反攻印度之初，有一回英國軍隊在第一線擔任警戒，中國軍隊剛自緬甸過來，同時日軍也抵達，結果英軍有一個營的部隊一見到日軍就要撤，那次孫立人派了一連的部隊去擋，英國營長看到就問，「你們有多少人？」這一連的連長告訴他，「我們全部有五十多人。」英國營長一聽，又說了，「你們快走吧！我們一營人都沒辦法，你們五十多人有啥用？」這連長只回答，「看我的！」之後，就帶這五十多個士兵上去把迎面而來的五六百名日軍堵住了。

因此，中國官兵不滿梅里爾把失敗都歸咎於中國軍隊的態度，遂群起抵制梅里爾，沒多久梅里爾就因心臟病發而被送往後方醫院救治。

之後史迪威即偕同新一軍軍長鄭洞國、新三十師師長潘欲昆與總部參謀長柏特諾來到密支那調整指揮系統，由柏特諾代表史迪威在密支那設中國駐印軍戰鬥指揮所，執行指揮並撤銷原中美聯合突擊隊的臨時編組。

未料，柏特諾比梅里爾是有過之而無不及，於是史迪威在收到了，「柏特諾根本沒有實際指揮大兵團作戰的經驗！」「柏特諾能力不足，無法正確判斷情勢！」「柏特諾發動大規模進攻的命令太過輕率了！」「每天不但只有推進五十至二百米，中美士兵都傷亡慘重！」這些消息之後便下令將柏特諾撤職，由梅瑟爾斯前

來繼任指揮。

然而，後來的實際作戰都是由鄭洞國直接指揮。鄭洞國看到日軍打不過就躲入地下工事打算以逸代勞，遂下達了「挖臥戰壕，逐漸推進，分割包圍，個別殲滅！」這樣的命令。

那日，鄭洞國、孫立人等將領下令中國軍隊總攻，中國軍隊便在美軍轟炸機和新式火箭炮的掩護下奪取密支那火車站，與美軍一起形成對密支那市區三面包圍之勢，日軍無法抵抗盟軍的攻擊，很快地就四散遁入市區街巷內，所以十一天後，中美軍開始發起街區巷戰，逐巷逐屋搜索前進，然後在幾天後又攻下密支那市區的七條主要街道，日軍則剩城北的最後陣地了。

這一天深夜，由五十師師長潘裕昆少將下午所招募的一百零四個「決戰敢死隊」悄悄地潛入街區內的日軍區域，而日軍已然因過於疲憊毫無察覺從工事前十多米經過的敢死隊，故凌晨四點三十分敢死隊全體進入日軍陣地且與外面的軍隊同時向日軍司令部以及重點工事發動攻擊，日軍一夕之間即徹底潰敗，最後日軍將領水上源藏舉槍自盡，盟軍在密支那拿下勝利的一戰。

簡新川則說自己是在成功地從日軍手裡收復緬甸後回到國內，「後來第二階段也是不好打，我們駐印軍為了減緩滇西遠征軍方面的戰鬥壓力，必須盡速攻取八莫，但是日軍已經控制大平江的渡河口，我們要強行渡河是相當困難的，後來孫老總仍然採迂迴戰術，讓一一三團是正面佯攻，我們一一二團則從兩千米以上的山路迂迴過去，就這樣佔據了八莫外圍，接著那年年底，一一二團和一一三團便拿下八莫，當時，新三十師也正在進攻南坎，誰知日軍竟然發起自殺式連續衝鋒，使新三十師傷亡慘重，所以又調我們一一二團繞到南坎南側，切斷日軍的後援補給，終於在隔年一月佔領南坎，沒有多久，新三十八師又兵分三路奪取芒友，由一一四團截斷後方日軍，然後隔天駐印軍便在芒友與滇西遠征軍舉行勝利會師典禮，我是在那之後回國的。」

「那時中印公路也通車了。」張再細想著。

「是的，在畹町舉行典禮。」

「駐印軍最後攻下新維和臘戍以後，又取南杜、西保及喬美，緬北之戰總算結束了。」海克強說完又不禁苦笑，「這場勝利真的得之不易啊！」

「後來我聽到一個要到昆明採訪的隨軍記者說孫老總不知道自己會不會回昆明，所以託他從昆明回畹町的時候帶一些冥鈔過來，那個外國記者本來聽不懂甚麼叫做冥鈔，孫老總告訴他說那是中國古習俗，是給死去親人上墳祭拜時所燒的紙錢，孫老總還說自己不是迷信，只是實在是不知道如何表達對那些為了這場勝利而戰死於外國荒山野林裡的忠魂的哀思！」簡新川邊喝酒邊回憶，「那記者沒料到孫老總會如此激動，所以對於看到孫老總是熱淚盈眶地哽咽著說這些話的這事便印象特別地深刻。」

「我們當時聽到日本投降，還以為太平的日子就要來了，誰會想到我們回去之後竟然又跟自己人打起來！」張再深深地嘆了一口氣。

「就是呀！本來我從軍是為了打日本人的，不是要打自己人，怎麼知道打著打著竟然變成這樣啦！」簡新川搖搖頭。「唉！共產黨的人一路追過來，就把我們逼到了臺灣來了！」

「現在我們退到臺灣來，就不知啥時能回去呀！」海克強也表示心中的感慨，「大哥，當年我們可是在叢林裡打日本人的，如今卻只能在這兒捉偷鹽賊子！」

「有孫老總在，咱們終有一天是要打回去的！」張再斬釘截鐵的語氣似乎是在宣示一般。

「嗯！孫老總比我們早幾年就到高雄鳳山練兵了，孫老總帶出來的兵絕對可以像我們新三十八師一樣，叫人聞風喪膽！」簡新川抓了一把花生米嚼了起來。

「原本東北的林彪打不了，還是孫老總去打跑了的呢！」張再自顧喝著酒。

「就是呀！可怎麼沒讓孫老總繼續打，要讓孫老總留在東北，今天局面便不是這樣啦！」簡新川跟著也拿起碗來喝了一口酒。

「誰都看得出來，孫老總是被明升暗降，說是升了陸軍副總司令，卻沒有帶軍隊而是被調到臺灣來！」

「這真不知怎麼整的呀！」海克強的語氣顯得有些抱不平。

「喝吧！」

那一個晚上，張再和簡新川喝到了深夜便帶著一點點的醉意進入夢中的故鄉，張再彷彿看到遲雪梅牽著一個才剛會走路的小男孩站在家門口迎接他回來，簡新川是看見母親燒了一桌子的菜在等著他回家吃飯，而獨自守著黑夜的海克強則覺得自己好像聽見鹽田堤岸上有踩著雨滴節奏的腳步聲漸漸遠去。

會是甚麼人呢？是鹽工抑或是鹽賊？不過是誰都不重要了，因為海克強知道那不是敵人，只是為了想要活下來而奮戰的人罷了！

過了幾日，槍樓裡調來了另一個鹽警，上面說最近要加派巡查的人手，所以人事會有異動。

「聽說是鹽稅調整導致私鹽價格又漲了，怕會引來更多為了賺這錢鋌而走險的人。」張再去鹽場辦公室回來後這麼說。

新來的鹽警跟在張再身後，「我叫傅鐵風。」

「鐵哥，吃飯了。」簡新川今天燒了一大鍋茄子豆角。「來，有饅頭也有米飯！」

海克強剛巡視回來，聽見簡新川說的話，忍不住訝異地問，「今天這麼好呀，還有米飯？！」

「昨天剛領了白米，先煮一鍋來吃嘛！」簡新川打開灶上的鐵鍋，替每個人都盛了一碗飯。

「好，吃飯就把我醃的鹹菜拿出來吧！」海克強走到廚房裡，從櫃子上取下一個罈子來。

「我不要吃你的臭菜！」簡新川以為海克強要拿出私藏已久的那一缸醃到發臭的鹹菜來，嚇得大喊！「鐵哥，趕快躲遠一點兒，不然會被臭死！」

「是上禮拜做的，還不臭啦！」海克強從罈裡夾了兩筷子的鹹菜到碗裡又切了一點薑蒜辣椒進去，再加一點油把鹹菜拌起來，然後跟傅鐵風說，「來嚐嚐我做的雪裡紅，只要有這個就能吃一大碗米飯了！」

「行，我來嚐嚐！」傅鐵風笑笑便坐下來和他們一起吃飯。

一會兒，海克強見傅鐵風夾了兩次的鹹菜便問，「好吃嗎？」

「好吃！」

「鐵哥，你哪裡人？該不會跟大海一樣喜歡吃臭菜吧？」

「我廣東人，甚麼臭菜？我沒吃過！」

「他是說我的家鄉菜，我們安徽人會把雪裡紅醃到隔年發臭了才吃，我做了一個缸子放在屋裡，每次我一拿出來要吃，老四總嫌臭，要我去屋外吃。」

「我們廣東人很能吃臭的，臭菜能有多臭？你下回做的時候我試試！」

「好的，我改天做給你吃吃看！」

「我說你們倆要吃臭菜可別在屋裡吃，那臭味可是三天都散不了的呀！」

「老四啊，你還說你沒啥不敢吃，一碗臭菜就把你嚇成這樣啦！」張再聽到他們說的話不禁笑道。

晚餐後，海克強給大家煮了甜湯，「來，喝碗番薯湯！」

「哇，是番薯糖水啊！」傅鐵風看到桌上的番薯湯忍不住驚呼。

「我煮了一大鍋，你多喝點吧！」

「好的！」傅鐵風盛了一碗甜湯就不客氣地稀哩呼嚕地大口喝下，「我有好久沒喝到糖水了，小時候母親都會煮糖水給我們喝呢！夏天冰糖百合燉木瓜、馬蹄蓮子銀耳羹、綠豆沙、西米露，冬天薑撞奶、紅豆沙、杏仁茶、芝麻糊……哎喲！數都數不完呢！」

張再和簡新川隨後也走過來盛了甜湯。簡新川和海克強坐在桌子旁的椅子上聽傅鐵風說著，而張再則端了碗坐到門邊的矮凳子上一邊喝著一邊往鹽田望去，「聽起來，你家境算不錯呀！」

「還過得去，父親原本是有田產的，也在街上做些買賣，日子過得算比一般農民好一點兒，不過抗戰時父親擔任民防團長，沒有多久又兼任抗日自衛隊隊長，後來日軍南下，廣州淪陷，日本人到鄉下就開始燒村殺人，有一天父親被日本人抓走，結果遭刺殺而死，屍體還是三天後才在村外被發現的。」傅鐵風喝完了一碗甜湯接著又盛了第二碗，「那時我才高中剛畢業，正打算在廣州找個事兒來做，可接到了父親噩耗，所以就先趕回去辦理父親的後事。」

他們其他人都聽得出來傅鐵風語氣裡的悲傷，因此誰也沒開口。傅鐵風吃了一個番薯又喝了一口甜湯後就繼續說，「我父親有妻有妾，還有十三個孩子，不過有的早夭，後來只剩兩個出嫁的三姊、六姊、我、十二弟，和十三弟，但是十二

弟在抗日中也被日本人殺了，父親過世後，母親和弟弟在家鄉靠著父親留下來的產業生活，我呢，就到香港投靠紅懿了，紅懿是我母親的表妹，大我沒幾歲，在我家幫忙過幾年，主要是負責煮飯和一些家務之類的工作，後來嫁給一個香港來的年輕小伙兒，那年輕小伙兒一開始是跟我父親做生意的，結果紅懿嫁過去之後，沒有多久年輕小伙兒便升了當洋行買辦，紅懿嫁得好也就感謝父親，所以知道父親過世，也很有情意地常常寄錢接濟母親和弟弟，還讓二媽到香港當她家的管家，而且對二媽很客氣，不會當二媽是傭人，從軍之前我有半年在香港工作，那段時間也是住在紅懿家裡，紅懿那會兒不但讓傭人照顧我，還讓司機接送我出門，我是後來由堂兄介紹到軍部受訓的，堂兄是在韶關第十二集團軍軍務處，所以我也是到韶關從軍的。」

其實紅懿不想傅鐵風去從軍，不過還是給了他一筆錢，「這點錢你帶著。」

「我不知道還能不能活著回來。」傅鐵風把錢收下來，「如果我沒活著回來，我母親就麻煩妳了。」

「你一定要活著回來！」紅懿聽到傅鐵風說的話，顯得有些不高興。

「放心，我一定會努力活著的！」傅鐵風笑笑，「妳等著我凱旋歸來吧！」

傅鐵風要前往韶關的前一天晚上，紅懿特地煮了一桌子的菜為他送行。「鐵風，你這一去，可要自己好好保重啊！」

「我會的！」

「軍隊裡的生活很辛苦的，而且飯都吃不飽，你能受得了嗎？」

「沒事兒，我會照顧自己的。」

「你今天要多吃一點，明天才有力氣趕路！」紅懿替傅鐵風盛了一碗湯，「喝吧，這是人蔘雞湯！」

「謝謝，好久沒喝人蔘雞湯呀！」傅鐵風喝了一口湯，「還是紅懿煲的湯最好喝了！」

「唉！你母親把你託付給我，我卻沒能把你留下，說甚麼都要去從軍，我真不知道到怎麼跟你母親交代了！」

「現在國家需要人，我母親是明理的人，可以理解的。」

「你這一走，真不知道何時能夠再見了？」

「我一定會回來看妳的，妳也要保重身體！」

「吃吧！我做了你愛吃的豉汁蒸排骨、海鮮豆腐煲、芥蘭炒牛肉、臘腸煲仔飯……」

「紅懿，多謝妳！」

當時也真的多虧紅懿的資助，傅鐵風才可以順利地到達韶關。

傅鐵風想起紅懿那日和自己說的話，忍不住嘆了一口氣，「人生真的是無法預料，誰都不能知道前面的道路會遇到甚麼事，可一旦決定了方向就只能往前走，不是？！」

此刻，槍樓裡其他三個人邊吃邊聽傅鐵風講述著自己的過往，同一個年代裡的每個人的眼中所看到的歷史都有著不同的畫面，他們彼此也只是彼此的旁觀者，永遠無法感同身受，所以他們不會安慰彼此，畢竟多說甚麼並沒有任何意義，安靜聆聽是他們之間的最大默契。

「在韶關訓練了半年後，我被派到韶關第七站區榮譽軍人管理處，我在那裡負責管理傷兵的修養、補訓、整訓，還有後面的分發。」

那個時候，在蔣介石『十萬青年十萬軍』的號召下，開始有大量的學生從軍，而傅鐵風就是負責送青年軍到昆明的，他說當年自己有一個論及婚嫁的女朋友，但是他還沒來得及跟女朋友道別，部隊就已經出發了，這件事他一直到現在都還掛記著。

「那一天我們是先坐火車到貴州，然後行軍兩個禮拜後到貴陽師管區，那些青年軍因為也不是年紀很小的孩子，不需要甚麼特別的照顧，只是陪同而已，因此將青年軍送到貴陽，我們任務就算完成，我們陪同者之後也將會和青年軍一樣成為中國遠征軍駐印軍的成員，不過我們本身有軍職有糧餉，還有四十二元的月薪。」

傅鐵風後來也是從昆明搭美國運輸機到印度汀江，「美軍運輸機是用來載貨物

的，內部結構非常簡陋，所以在飛的時候我們都覺得非常冷，冷到直打哆嗦，加上高空缺氧，呼吸困難，耳朵也非常痛，真得很難受，更讓人提心吊膽的是偶爾還會聽見地面打高射炮的聲音，彷彿隨時都會遇難似地，叫人坐立難安，後來我們碰到一股下降氣流，飛機突然垂直下降，雖然有配降落傘，不過所有人都相當緊張，後來雖然飛機即時向上爬升，但是過沒多久飛機再次遇到氣流而驟降，緊接著又爬升，幾次反覆下來，同機的人裡面就有幾個覺得胃部翻攪地厲害且開始嘔吐，有人甚至吐到全身無力要人抬下飛機，那一趟飛行實在叫我難忘！」

由於海克強與簡新川也有坐過駝峰航線的運輸機，故而聽到傅鐵風說起他的經驗時，兩個人便默默地會心一笑。

「到了印度之後，因為我是現職軍人，不用到訓練基地就直接就到新六軍第二十二師報到，之後被分派到第六十五團戰車防禦排，當時我到緬甸戰場時聽說新三十八師和新二十二師已經在新平洋、拉加蘇、孟關、瓦魯班等等地方擊敗日軍了，那個時候，我就只有參加孟拱戰役，可孟拱多是山地森林，日軍很難在叢林戰中使用坦克，所以我們戰車防禦排便沒有作戰目標，雖然我們部隊被安排從後面迂迴攻擊日軍，不過我們並沒有碰到日軍，然後又傳來前方步兵營打了勝仗的消息，最後我不用作戰就被送回國內了。」

其實傅鐵風回到國內原本得到的是準備要到湖南與日軍作戰的消息，但是被軍車送到前方安江待命之後卻一直沒有被送到戰場，等到日本投降，抗戰結束後他便以身體需要療養的因素申請辭任軍職。沒有想到請辭未獲批准，接著還參與了內戰。

當傅鐵風說到自己在打內戰的那些日子裡心中都覺得十分地痛苦時，海克強也深表同意，「是啊！自己人自相殘殺的確是我們最不願意看到的啊！」

「我調到臺灣沒有多久就聽到大陸那邊誰和誰打起來了！根本搞不清楚是怎麼一回事兒！」張再搖頭說道。

「誰會知道打了幾年後，我們都回不去啦！」

後來，那鍋番薯甜湯喝完的隔天，海克強就被升調至第五區鹽田當小隊長。

●

傅鐵風紀性不大好了，總輕嘆著說，「我腦子不好使囉！」他經常說過的話過了幾日又突然再說一遍，一會兒跟張再說，一會兒跟簡新川說，然後兩個人都在的時候又說一遍，也不知道自己跟誰說過甚麼，反正就是想到甚麼的時候說甚麼，張再和簡新川都不會因為已經聽過很多遍了就要他別說了，然後他們也由他口中說出的這些記憶碎片中讀出了一點點的他們不知道的歷史斷章殘篇。

日本投降之後，傅鐵風那一團去接收南京，當時被提醒要「小心共產黨」的他第一次聽到「共產黨」，不久，他們調到上海的時候，他還以為是去接收上海，結果不是，後來又搭美國軍艦到秦皇島準備接收東北，然而蘇聯將東北交給他們之前早就把日本的重型機械帶走，另外日本關東軍的武器則是交給了共產黨。

接下來，部隊到了東北便陸續與共產黨軍隊發生幾場規模不大的戰役，那個時候，到達東北的部隊僅有五十二軍和新六軍，而新二十二師要守在橫跨兩百公里之距的遼西，防禦力明顯是相對薄弱的。

「那一天是農曆二月初二龍抬頭呀！共軍對四平街發動了攻勢，他們威脅老百姓，趕著一群手無寸鐵的老弱婦孺當做前鋒，這叫國軍怎麼打呀？我親眼看見的，國軍個個是邊哭著邊打，因為他們有的人身上還綁上了炸彈，走過來不打的的話就是我們死，最後打不下去還是得打啊！」傅鐵峰說著就忍不住地嚎啕大哭起來，「那些都是自己人哪！砲彈一打全成了砲灰，老的小的一個一個地倒了下去，你說我們還要打不要打呀？！可共軍就這麼地踩著同胞的屍體往前衝……」

四平淪陷了。幾日後，共產黨一萬多人的兵力攻克四平，守軍五百多人被殲滅，國民政府遼北省主席以及各處官員軍三千餘人被俘，遼北省政府於是瓦解，隔日林彪佔據四平後，毛澤東下令堅守四平，化四平為東方馬德里。

四平地處東北腹心重要戰略位置，所以東北民主聯軍司令林彪調派東北民主聯軍十萬餘兵力駐守。同日，國民黨軍由將軍杜聿明指揮，兵分三路推進，中路新

一軍，右路新六軍，左路則是七十一軍，隨後與共軍於四平外圍交戰。蔣介石亦下令新一軍在調停之前攻佔四平。

而國軍新一軍三十師開始發起由正面攻擊四平街，不過連續進攻九日仍攻不下遂停止作戰。那時才剛從廣州調至天寒地凍的東北的新一軍遭挫之後士氣顯得低迷無力。故此蔣介石緊急將正在海外考察的孫立人調了回來。

孫立人由於應歐洲盟軍最高司令艾森豪之邀，赴歐洲訪問歐洲戰場。其實在出發之前蔣介石曾對於孫立人被邀之事頗為不滿而召見孫立人。

當日，蔣介石一看到孫立人進門就罵，「誰讓你去歐洲的？」

孫立人雖然不明白蔣介石為何那麼生氣，但是仍然平靜地回答說，「我是聯軍總司令艾森豪將軍邀請的。」

沒有想到蔣介石又問，「為甚麼邀請你，不邀請我？不邀請其他將領？」

「我也是你批准才去的。」聽到蔣介石這麼問，無奈的孫立人心裡感到相當地難過。

後來，孫立人轉赴美國參加聯合國參謀長會議，不過在接到蔣介石的命令之後，孫立人便立刻啟程返國並以最快的速度趕到東北四平，然後召集各師師長聽取作戰報告，並當即擬定作戰計畫。

國軍發動總攻的那日，兵分右、中、左三路進攻。右路由新六軍向四平東側攻擊，新六軍以六百卡車與坦克火炮等重裝武力猛烈進攻，第三日便佔領車站並繼續攻擊，隨後六十五團在威遠堡攻破東北民主聯軍防線右翼，佔據制高點塔子山。

隔日新一軍三十師、五十師及三十八師則是採正面、側面及迂迴後方的策略，然後三日攻取四平。

事實上，林彪那一天見情勢不妙隨即發電中央要求撤退，一直到了晚上，林彪遲遲等不到撤軍的命令，後來自行下達各部隊於當晚二十四時前全面撤出四平。

不久，新一軍追擊共軍至松花江時，美國馬歇爾出面調停，蔣介石遂下達停戰令，最終過了松花江的新一軍五十師一四九團只好於橋頭堡留下三百人兵力駐守。沒有想到，國軍全面撤出東北後，這裡的國旗竟成了在東北飄揚的最後一面國旗。

「我們六十五團在孫將軍抵達四平的前一天就到了火石嶺子地區準備開打，當時林彪在那兒布了兩個口袋陣，他認為我們新六軍就算逃出第一個口袋也肯定逃不出第二個口袋，上午九時，六十五團先頭部隊進到山口盆地裡的威遠門附近，接著前鋒部隊端了衝鋒槍就往前一衝，誰知竟遭到對方猛烈地反擊，不過我們也立刻成散兵線繼續衝鋒，只是對方火力十足所以不得不先暫退，後來我們李定一團長看見這樣的情勢便下令我們仰起炮口，目標對準威遠門東南兩側的高地，計畫先攻佔高地後再將砲火移至高地以壓制對方力量，然後等第一輪砲火一停，士兵操起衝鋒槍就衝，前面的被打倒，後面的踩著戰友的屍體繼續衝，衝不上去就以屍體為掩護，再射擊再衝鋒，這樣一番拼命，最後衝上山頭奪下陣地，那個時候，戰況可以說是相當激烈，雙方士兵有些打到死了都還糾纏著沒分開，很多人的手啊腳啊全被炸飛，到處都是支離破碎的屍體！但是在戰場上不是打人就是被打，所以我們根本沒時間多想甚麼，只能一直打，接下來，我們便是用這樣的戰術一連攻下了威遠門周圍的幾個高地，到了下午四時，終於以少勝多地擊敗林彪的第三縱，第二天，我們團繼續向四平全速前進，我呢，那一天因為一顆子彈擦破頭皮所以被送到醫院去啦！我告訴你們，當下受傷的時候我是渾然不知，還要繼續打，後來要不是血流到眼睛裡擋住了視線不得不伸手一擦，這才看見滿手的鮮紅，不然我還當是汗呢！結果我身邊那個小砲手也被炸到雙眼，跟我一起送到醫院，幸好他最後還保住了一隻右眼，我在醫院躺了一個半月，原本聽說要殲滅林彪軍隊，怎麼知道卻下了個停戰令，終究讓林彪重整旗鼓，唉！整個江山拱手就這麼給人啦！」

傅鐵風在東北待了有三年之久，他說當地人一開始很歡迎國軍部隊，對他們軍人都很友善，經常跟他們聊天，說在日本統治下的生活十分艱困，但是後來漸漸地出現一些貪官汙吏，百姓也就又陷入了另一種苦難生活。

「你們都知道日本投降後，蔣介石派很多官員到各地接收日偽產業吧，結果日本人前腳走，國民黨後腳一來，那些接收大員直接成了劫收大員，占房子、搶車子、奪金子、撈票子、玩婊子，五子登科的事幹得是明目張膽，百姓無不抱怨連

連地說，『想中央，盼中央，中央來了更遭殃！』當時有一個貪官就趁這個成為接收大員的機會，扣留了洋行和貿易公司的大量物資，匿不呈報，不僅如此，還盜賣幾十噸的鋼鐵和幾十噸的白糖，從中獲取巨額利潤，然後整天吃喝玩樂，說啥，『天下是老子打下的，分一點點也是應當的！』又為了一個舞女得罪了某個議員，聽說當初是那個議員捧紅了那個舞女，結果那個貪官看上了那個舞女，花了很多錢在那個舞女身上，後來還把那個舞女娶回去做四太太，又買了一棟房子和一大堆金銀珠寶給她，你們說說，有如此的官員，百姓的日子能好過嗎？」

傅鐵風就是看不慣那些高官作威作福的姿態，更不明白為何要自家人打自家人，故而心中再度萌生退役的想法，加上在威遠堡那會兒，一顆子彈從他頭頂劃過，當場血流滿面，雖然之後送到醫院治療後只留下一個小坑疤，不過輕微的腦震盪讓他記憶力似乎不若從前，終於在此戰結束後順利申請退役，過了沒多久，他到香港找紅懿，在紅懿那個買辦先生的介紹下，就這樣開始上船工作了。

而後傅鐵風便在臺灣與大陸東南沿岸來來回回。那時兩岸通商頻繁，許多貨物都要靠貨輪運載，所以船運生意非常地好，傅鐵風的水手工作也就未曾中斷。

「那段時間裡從大陸過來做生意的人多得很，我幾乎都是上岸休息沒超過兩天就要再上船工作，每一回船才剛靠岸，卸完貨的隔天又上來了一整船的貨物，生意可好，我當時也真的賺了不少，都去買了好幾個金戒指呢！」

直到國民政府轉進臺灣，那時剛好在運送菸酒到臺灣的一艘貨船上的傅鐵風，怎麼也沒想到自己那次下船之後竟然就沒有機會再回大陸了。

六月盛夏的一個早晨，休假兩天回家去的傅鐵風拿了一塊牛肉還有一些菜蔬來，「今天整個牛肉湯來喝！」他走進廚房就開始在灶前忙著升火洗菜洗肉切菜切肉。

「今天有牛肉湯喝呀？！」簡新川看到傅鐵風買來了牛肉，開心地問道。「好久沒吃牛肉啦！鐵哥，你買這些牛肉要好多錢呀？」

「他們當地人不吃牛，牛肉也不是多貴啊！」

「話是這麼說沒錯，不過如果不是鐵哥買來，以我的軍餉我可還是吃不起呀！」

「那你今天多吃點，我買了不少斤呢！」

「好，晚點兒等大哥起來我就去買點酒回來，喝牛肉湯怎麼能沒有酒，是吧！」

「昨晚大哥夜哨啊？」

「是的，大哥說昨夜裡有見到兩個鬼鬼祟祟的人影，但是他追過去的時候那兩個人已經跑了，大哥要我們這兩天注意一下，加緊巡邏。」

「知道了。」

傅鐵風在布袋鎮的小上海時期靠著船上的工作有掙到一些錢，比起張再和簡新川是要能吃得好一點，所以他有的時候會自己掏腰包買點兒肉來給大家加菜。

兩岸不再通航以後，傅鐵風自然就沒有工作了，當時他常去的一間酒店裡剛好有一個廚房工作的缺，於是他便在那裡待下。而原本傅鐵風的廚藝並沒有很好，不過在酒店廚房磨了幾個月後，他就能燒上一桌子的菜了，只是沒有往來通商的人潮，酒店的生意當然也沒辦法一直維持下去，最後酒店關門，他又沒工作了，那個時候，他要走還帶了一個跟他在同一間酒店工作的女侍一塊兒走，那女侍沒有家人，後來他們兩個人就結婚了。

「妳怎麼啦？看起來悶悶不樂的。」在酒店工作的最後一日，傅鐵風早上去上班時看到純子跟平常不一樣，所以忍不住開口問道。

「今天是我們上班最後一天了，明天起我就沒工作了。」純子坐在一張大圓桌旁，雙手支著臉頰。

「工作再找就行，幹嘛要苦著一張臉呀？妳平常不是這樣的啊？」傅鐵風在純子對面坐下來，「我看妳不管遇到甚麼客人都能笑笑的，而且也沒看妳跟誰生氣過，怎麼沒工作就笑不出來啦？」

「你不知道嗎？看到客人就像是看到錢一樣，難道你看到錢不會笑嗎？」純子搖搖頭，「你這個阿山仔都不知道窮人家的日子有多難過喔！」

「我知道，怎麼會不知道呢？我在東北那會兒可見多窮苦人家沒飯吃的了！」傅鐵風一說起那時的情景，一下子語氣便激動了起來，「那些狗官只顧自己吃得一肚子肥油，卻不管百姓一天都吃不了一頓飯，我是真見不得這樣才離開軍隊的！」

「那就對啦，明天酒店關門了，我沒飯吃了，怎麼還笑得出來？」

「我打算再去找別的工作，那妳也可以去找找，不是？」

「唉！你這阿山仔腦袋到底是裝甚麼的啊？！」純子嘆了一口氣，「找工作有那麼簡單嗎？還有啦，我現在是住在酒店樓上，也就是說酒店關了，我也沒地方住了，你了不了解啊？」

「妳先回家去嘛！」

「我告訴你，我是送給人家當養女的，但是我養父後來染上霍亂死了，養母在工地做小工搬水泥，太過勞累倒下，沒再醒來，從此我就沒有家可以回了！」純子說完便無奈地問傅鐵風，「如果你是我，你還笑得出來嗎？」

「我不知道妳是一個人的。」後來傅鐵風覺得自己所說的那些話十分不禮貌，於是站起身來跟純子鞠躬表示歉意，「我在這裡跟妳道歉！」

結果純子也只是笑一笑，「算了，這就是命，怨不得誰！」

未料，此時傅鐵風竟然脫口而出，「既然妳是一個人，我也是一個人，不如我們結婚吧！至少這樣兩個人可以互相照顧也有個伴，純子，妳說好不好？！」說了這樣的話。

「你這阿山仔還真奇怪！」純子看著站在面前的傅鐵風大笑，「你是在說笑，逗我開心的嗎？」

「我是認真的，跟著我吧！我一定待妳好的！」傅鐵風其實對純子早有好感，只是一直沒有機會說也不敢說，他自己都沒想到自己竟然會在這時候說出來，「我在鎮外有租一間小屋，雖然不大，不過兩個人住也夠了，如果妳不嫌棄就跟我一起走吧！」

過了幾年，傅鐵風和純子生了個孩子，雖然傅鐵風後來還有打零工的微薄收入，不過畢竟不是很穩定，因此在得知鹽警徵人的消息時，他便去報考。

這一天，夕陽即將沉落於海面之際，簡新川已經巡視完鹽田回來，「剛才沒有發現甚麼可疑的人。」

「知道了。」張再點點頭然後說，「那我們就吃飯吧！」

「好，我去把牛肉湯熱上。」傅鐵風聽到張再的話後立刻起身走進廚房。

「大哥，我去拿酒來！」簡新川也跟著進廚房幫忙拿碗筷。

「今天天氣熱，我們坐屋外吃吧！」張再一邊說一邊就把一張摺疊矮桌搬到檯樓外面的空地上，接著又搬了三張凳子出來。

「來來來！」傅鐵風將一大鍋的牛肉湯端上桌，「你們自己來，別客氣啊！我煮了這麼多，吃吧！」

「是清燉牛肉湯！」簡新川拿了碗筷湯匙過來。

「是的！」傅鐵風坐下來，「你們嚐嚐！」

「好！」簡新川站在桌邊，先盛了一碗放在張再面前，再替自己盛一碗，然後大口喝了湯之後又大聲喊著，「真好喝呀！」

「這湯真鮮，肉也好吃，燉得軟而不爛！」張再吃了也讚不絕口。「好久沒吃到這麼好吃的牛肉湯了！這是家鄉味兒呀！」

「倒酒！」傅鐵風幫三個人各倒了小半碗酒，「有肉怎麼能少了酒，是吧！」

「好，咱乾一杯！」簡新川一吆喝，三個人便將碗中的米酒一飲而盡。

「在我們廣東那兒，好吃沙茶味兒的牛肉火鍋，可我來了以後發現這裡的人大多都比較喜歡清湯火鍋，我在酒店裡的拿手菜就是這清湯牛肉火鍋。」傅鐵風這會兒才盛了一碗來吃，「我一大早去市場的時候看見難得有人賣牛肉便趕緊割了一塊回來！」

「我以前多愛吃呀，可過來之後就吃不到這味兒啦！」張再說完笑笑地又夾起一塊肉送到嘴裡嚼著。「多香！」

「我還是孩子的時候，我娘經常煲湯，雞湯、排骨湯、牛肉湯，後來到香港，紅懿也煲湯給我喝，誰知道我這一趟到臺灣就回不去了，所以想喝湯也只能自己煮了，其實一開始我還不大會煮，問了其他廚子，再摸索了好幾回，才煮出了這個滋味兒呢！」傅鐵風說道。

簡新川聽了傅鐵風說的，不禁想起了故鄉的母親而悲從中來，「你可好命，能喝上雞湯、排骨湯、牛肉湯！我還是孩子的時候，要能吃上一頓飽都很難，我娘為了讓我和我弟有飯吃得去跟人乞討，看人臉色，有一回，我跟我娘出去乞討，

我們本來想到祠堂取一點粥，誰知道那一天祠堂的粥很快就被拿光了，我們沒能分到所以就進村子裡找有錢人家要一點吃的，結果呢？最富有的那戶管家一開門見到是來乞討的就立刻翻白眼地說，『最近怎麼那麼多叫化子，都當我們是大慈善家嗎？』說完門就關上了也不理我娘的哀求，『您行行好，只要分一點兒給孩子吃就可以，求您啦！』我看到我娘這樣朝著大門裡喊著，人家也沒再開門，後來我們又繼續找了另外一戶，這次那太太有叫人去廚房拿一點飯菜給我們，可我一聞就吐啦，因為是餿了的呀，最後我們總算要到了一點麵條和一點炒梅干菜，我娘回去就用那些梅干菜煮了一鍋麵給我們吃，可那一點麵條不夠三個人吃飽，我娘便把麵條都給了我和弟弟，然後自己只喝麵湯……」結果他這麼說著說著竟然就淚流滿面了。「如果能夠再回去，我也多想讓我娘吃上一頓這牛肉湯，多想讓她可以天天吃飽！」

「就不知道甚麼時候才能回去啊！」傅鐵風嘆了一口氣。

沒有想到聽到這句話的張再喝了一口酒後，突然大聲一喊，「咱們能回去的！接著又繼續高聲地說，「咱們是一定要打回去的，孫老總帶出來的兵沒有打過敗仗，要不是孫老總當年來臺灣練兵，哪能守住金門，不是嗎？」

「可不是，孫老總的二〇一師六〇一、六〇二團在金門古寧頭一戰大勝，才守住的臺灣。」簡新川這時破涕為笑地憶起，「孫老總練兵嚴格得很，會親自走到我們面前確認我們的動作確不確實，而且看到有人的姿勢不正確，二話不說就馬上示範給我們看，有一回我拿槍姿勢不對，孫老總便拿我的槍示範給我看，說我的槍要再拿高一點！然後還有一回，我們部隊在前線時，孫老總到前線視察，結果發現有個人臥姿射擊的姿勢太高，竟然就直接趴下去做給那個人看，說槍要低一點，才不會被敵人發現！」

張再點頭，「咱們孫老總雖說是嚴格，不過跟士兵卻很親近，孫老總不騎馬閱兵，用走的閱兵，你記得吧？」

「記得！當然記得！」

「孫老總待我們也好，我們那時在印度受訓，有一回下雨，我們全部人淋濕了他還不讓我們休息，最後訓練結束他吩咐人煮了薑茶給我們喝，就怕我們感冒。」

此時聽張再和簡新川聊起孫立人，傅鐵風忍不住哀傷地說，「當年如果讓孫將軍繼續追擊，今天我們便不用轉進臺灣了，不是？！」

「這不明擺著的嗎？將帥不合嘛！」簡新川哼了一聲，「本來就該讓孫老總繼續打的，怎麼知道杜聿明就跟蔣介石報告說孫老總抗命！」

「孫將軍雖然明面上是升了官，卻無軍隊可帶，還被調到臺灣練兵！」傅鐵風說道。

「說啥抗命呢？『將在外君命有所不受』，我們新三十八師就是孫老總沒服從杜聿明的命令才沒在野人山全軍覆沒的呀！」張再顯得有些義憤填膺，他喝了一口酒，「那時蔣介石要到臺灣前問孫老總臺灣安不安全，孫老總還告訴他，『領袖我在，安全安全，沒有問題，你來我保護你！』咱孫老總這不是忠貞愛國，那啥叫忠貞愛國？！」

「就是！」簡新川舉起酒碗，「敬孫老總！」

「敬孫老總！」「敬孫將軍！」張再和傅鐵風便也跟著舉酒碗，隨後三個人同時乾了碗裡的酒。

「孫老總會帶咱們打回去的！」張再又喊道。

「可他們對孫將軍有意見！」傅鐵風一面替每個人倒上酒的時候，一面擔心地問，「你們說他們能讓孫將軍再帶兵嗎？就連幼年兵總隊都給解散了不是？」

「操！」簡新川附和地罵了一聲。「他們說那是孫老總要給自己練的軍隊！」

「他奶奶的！根本狗屁！」

「大哥、老四，你們說話小點兒聲呀！那年的事你們都忘啦！」

此刻，天色已經全然暗下，槍樓周圍的鹽田裡就算有人影也看不見，夜空中的上弦月在飄過的雲朵間忽明忽暗。

第五章 鹽兵仔



「今天凌晨，發現了一個賊子！」傅鐵風看到簡新川起床便跟他說，「他扔了鹽包就跑，我追了好一段路，沒有想到還是給追丟了！」

「我就覺得這幾天老是看到鹽埕上有人影但是那個樣子又不像是鹽工，可太暗了看不清楚，後來等我走過去，早不見半個人影了！」

「那些賊子都比我們還熟悉周圍的環境，我們要抓人沒那麼容易！」隨後張再醒來聽見他們說的話，於是對追不到鹽賊這事表示要改變原來的巡邏模式，「我看我們應該兩個人一起去巡視，要追也能兵分二路，叫那些賊子無路可逃！」

「最近賊子真是猖狂！」簡新川拿著臉盆往屋外走，「我們日夜巡邏他們還敢來！」

「私鹽的價錢好，就是會引來更多的賊子！」張再換好衣服走到廚房，「鐵哥，你早上吃過飯沒？」

「還沒，等會兒煮個麵條喝。」

「那俺煮吧！你待會兒吃飽了去睡一下！一大早的去追賊子也挺累人的！」

這天之後，又過了一個月，七月裡的一個早上，朱鳳之騎著腳踏車來到檜樓，「張再！」

「怎麼過來了？」張再正在廚房裡忙著。

「今天禮拜天。」朱鳳之把腳踏車停在檜樓外然後走進屋裡，「在和麵，要做麵條啊？」

「煮麵疙瘩。」張再一邊揉麵一邊問，「留下一起吃吧？」

「我帶了一條虱目魚過來，想說給你們加個菜！」

「那俺再燒個虱目魚。」

此時，簡新川從鹽田回來聽見張再要煮虱目魚便問，「怎麼這麼好，今天有虱目魚吃？」

「老朱拿了一條虱目魚來給我們加菜。」

「那就謝謝老朱啦！」

「別客氣。」朱鳳之笑笑看著簡新川身邊站了的一個生面孔然後問，「新來的

啊？」

「小黑，上禮拜剛來的。」

「我叫黑山豹，廣西壯族人，叫我小黑就行了。」

「小黑也是部隊下來的？」

「不是，我不是部隊裡的士兵，我是跟著部隊一起轉進的。」

「不是士兵，還能上船到臺灣，你運氣不錯！」

「我沒想來臺灣的！我父母妻兒都在大陸，我還想回去了！」黑山豹對朱鳳之說的話很不以為然。

「來都來了，別想回去啦！」

「老朱，你這話說得不對了！你不想回去，咱們可不跟你一個想法喔！」張再把和好的麵擱一旁醒著，而後轉身接過朱鳳之手裡的那條魚。

「老朱呀！我們大哥一直惦念著要回去找遲家姑娘，可不像你呢！」

「老四，我不是不想回去！」朱鳳之聽得出來簡新川的意思是指自己雖然在大陸已經成過親，不過來臺灣又娶了一個妻子，所以才不想回去。「你難道不知道現在是甚麼情勢？是我們說要回去就能回去的嗎？！」

「怎麼啦！」傅鐵風聽見屋外大聲嚷嚷的聲音，於是出來看看究竟是發生甚麼事了，「是老朱來啦！你們怎麼全部站在屋外，也不拿個凳子坐？」

「鐵哥！」簡新川看到昨晚守夜的傅鐵風被吵醒便跟他道歉，「對不住！我們說話太大聲，把你吵醒啦！」

「沒事兒！」傅鐵風搬了兩張凳子出來，「要聊也坐下來聊嘛！」

黑山豹見狀又進屋搬了兩張凳子。這會兒，張再燒好了虱目魚，正起了一鍋湯要下麵疙瘩時邊大喊著，「小黑，桌子也一起搬出去，準備吃飯了！」

朱鳳之聽了便走到廚房裡跟張再說，「你們吃，一會兒我回家吃！」

「這麼急著走啊？！」

「我來就跟你說個事，我太太那邊一個叔叔的閨女，到了年紀想找個老實的人託付，我想著你年紀也比較大，是不是考慮再找個伴兒？」朱鳳之站在張再身旁，一面看著張再煮麵疙瘩，一面用試探的口氣問道。

「俺就不必了，你看老四的意思吧！」張再拿著大勺子在大鍋裡攪拌了幾下，然後舀起一小口湯來嚐了一下味道，「好咧！開吃！」

後來，就在大夥兒各自拿了個大碗公去盛了麵疙瘩湯出來坐在屋外吃的時候，朱鳳之已經騎腳踏車離開了。

「老四，老朱剛才提到的事，你聽見沒？」張再先把紅燒虱目魚端到屋外的矮桌子上，隨後也端著一碗麵疙瘩湯坐下來吃。

「給他太太的堂妹找個人？」

「俺看你也老實，可以！」

「我一個人無牽無掛，要上戰場說走就走，有了妻兒會掛心著呀！」

「不知道還有沒有機會上戰場呢？你要不先娶個妻成個家，安定下來再說？！」

「大哥！你不是也想打回去的嗎？現在怎麼這麼說了呢？」

「打是要打，可不知道啥時才會開打呀？」

「那大哥你年紀比我大，讓你先娶吧！」

「你還沒娶過妻呢！」

「我不娶！我一個人戰場上死了就死了，別連累人家守了寡呀！」簡新川大口喝著麵疙瘩，「大哥，你不是說不知道還有沒有機會回去的嗎？那你也可以跟老朱一樣，再娶一個呀！」

「人家老朱再娶也是因為要報恩的，你就別再提他大陸有妻兒的事啦！」

「老朱娶妻是為了報恩？」傅鐵風原本只是一邊吃著一邊聽著張再和簡新川聊天，但是聽到張再後來說的話便忍不住開口問。

「那一年，很多本省人看到外省人都想打，你們知道吧？！」

「誰不知道啊，事情鬧得那麼大，我們在臺灣的外省人都不敢隨便上街！」

「那個時候，我和老朱剛過來沒多久，老朱在鹽場辦公室裡要處理很多鹽務工作，但是那些鹽工看他是外省人，所以對老朱交代的事情都當成馬耳東風，後來多虧一位比較明事理的鹽工出來幫忙協調，讓鹽務工作可以順利進行。」

「這又跟老朱娶妻有啥關係啦？」簡新川十分地納悶。

「那位鹽工就是老朱現在的老丈人呀！他老丈人想幫閨女找個人家，不過自己閨女腳不方便，而且年紀也不小了，所以就問老朱，老朱呢雖然想著自己家鄉有妻兒，可這一來人家有恩於自己，二來眼下要回去也不知是何年何月，既然如此，若受人之託能夠報答當初解圍的恩情，那就答應了吧！所以說老朱會再成親並不是心裡沒有家鄉的妻兒，明白了不？！」

「原來是這樣啊！那大哥你也不早說！」簡新川一邊夾了一塊虱目魚到碗裡一邊咕噥，「那以後見老朱再不提他家鄉有妻兒的事啦！」

「老朱不像咱們住在槍樓守著鹽田，大可不必跟那些本省人打交道，我想他有個本省人的太太，那些本省人或許就不會太為難他，看來，這也算一種是自保的方式呀！」傅鐵風點點頭說道。

「俺跟老朱是在緬北戰場上認識的，所以後來到臺灣還能碰上，我們倆都很高興，那時他成親也沒多少人可以請，俺就去喝喜酒，給他祝賀祝賀，咱們在這兒沒有親人朋友，就這麼幾個老戰友了，還不互相照應著嗎？！」

「那是！」

「你們見老朱臉上那道疤沒？」

「那就是在戰場上被碎片劃過的。」

「果然！大夥兒的命都是撿回來的呀！」而當傅鐵風這麼嘆著的時候，每個人都禁不住摸了摸自己身上的印記，不過很快地就按下那怵目驚心的回憶紀錄片的暫停鍵，此刻，他們想著的是這勝利到底用多少人的鮮血才換來的，能活下來就好好活著吧！

「老朱是四川人，西南聯大的，當年被徵調當翻譯員的時候，被派到前線指揮所去，所以跟著我們部隊一起走。」張再告訴他們朱鳳之就是在要打孟關那時上的戰場。

朱鳳之出生書香世家，曾祖父曾考取科舉在廣州為官，父親在郵局工作，母親亦從小熟讀四書五經，所以即使在戰亂時期，朱鳳之的父母也堅持要他完成學業，原本朱鳳之參加全國大學統一考試時是進入四川大學就讀，後來大學三年級

時才轉入國立西南聯合大學，這所學校是由清華大學、北京大學和天津南開大學組成的，當時日軍打到北平後，這三間學校便退到了湖南並在湖南組成臨時大學，不久，日軍繼續擴大對華的武事侵略行動，臨時大學於是搬到昆明成立了國立西南聯合大學，然而在西南聯大的學生仍舊是隸屬各自的大學，朱鳳之便是隸屬清華大學的學生。

「那時在西南聯大，日軍幾乎是天天派飛機轟炸昆明，每一回聽到空襲警報，全校師生就得跑到高地躲避，等到空襲結束大夥兒才回到學校繼續上課，可儘管在這樣驚心膽戰的日子之下過著，我們所有人的學習意志絲毫不減。每次日軍轟炸宿舍和校園時，都會炸死一些學生，有一回，我們學生都在宿舍的時候，日軍飛機又來轟炸，結果我就看著我的床鋪整個被炸掉，那次我真的覺得自己也差一點要沒命了，後來我看見我的同學一個個地倒下，等一回過神來才明白他們都被炸死了！當下我第一次深刻感受到戰爭的殘忍與無情！」朱鳳之曾經跟張再說過這些事情。

那年朱鳳之成親，在臺灣舉目無親的他就只能找幾個認識的朋友幫忙，儘管說要辦得簡單，不過該有的也不能少，只是結婚要用的門聯卻找不到人可以寫，雖然朱鳳之自己會寫，但是當時他還有其它事忙著，所以便交代張再去找蔡有木寫門聯。

蔡有木是鹽工，沒讀過多少書卻對寫字很有興趣，一次蔡有木看到朱鳳之在辦公室裡寫字就請教他，後來蔡有木有時候會去鹽場辦公室找朱鳳之練字，張再知道這件事也認識蔡有木，因為蔡有木曬鹽的鹽埕就在張再負責的轄區內。

「阿木，幫忙寫個門聯，結婚用的！」

「甚麼時候要？」

「現在就要啊！」

「今天老朱成親，哪裡都沒在賣門聯，你趕緊回去寫一副啊！」

張再在鹽埕上找到蔡有木的時候，蔡有木正汗流浹背地擔著一擔鹽要走到鹽堆。

「好好好，那我現在就回家寫！」蔡有木把鹽籃裡的鹽倒到鹽堆上，然後走下

鹽堆。

「俺跟你一起回去吧！」

就這樣，張再跟蔡有木一起騎腳踏車回到鹽田寮後，蔡有木拿出筆墨來，沒一會兒功夫就寫好了一副門聯。

「能行！」張再拿起門聯看了看，隨後又從口袋裡掏出一個紅包要給蔡有木，「給！」

「不用了，老朱平常都教我寫書法，這算是送他的結婚賀禮吧！」

「收下吧，雖然紅紙是俺帶來的，可你的筆和墨都要錢買，別推啦！」

最後在張再的堅持下，蔡有木便收下了紅包，「那就謝謝了，你再幫我跟老朱說聲恭喜啊！」

那一天中午，幾個一起從大陸來的同袍戰友們就在老朱的宿舍吃酒席，不過雖說是酒席，也只是兩桌請人從酒店送來的大菜。

「老朱，恭喜啊！」

「老朱，這下你算在臺灣有個家啦，落地生根囉！」

「老朱，恭喜恭喜，早生貴子啊！」

「老朱呀，這年頭日子這麼難過，好不容易安定下來了，看到你結婚，我真開心哪！沾沾喜氣，心情好過多了！」

「就是呀，能夠在這裡聚聚，咱們大夥兒今天都得喝地痛快！乾了！」

「乾啦！」

席間大多是鹽場辦公室裡的同事，大家都是好久沒碰上可以慶祝的事了，顯然特別開心，能夠像這樣吃肉喝酒，甚事都不去想，真的很難得，所以每個人都大口地吃大口地喝還大聲地說話，像是戰爭已經是好久以前的事了一樣，他們多想日子這麼平靜地過下去呀！

朱鳳之退役後在中國鹽業總公司找了份工作，那時他就和父母安排的對象結婚，一年後還生了個兒子，未料，之後政府接收臺灣時被調到臺灣鹽務公司，才過來沒有幾年，大陸落到共產黨手中，他與家人妻兒便從此分別。

如今，眼前在座的每一位，不是與家人分離就是已經都沒有家人的，因此也跟

朱鳳之一樣，隻身一人在臺灣，然而，或許是看現下情勢似乎離回家的日子愈來愈遙遠，有的人開始也想要在臺灣能有個家了。

「老朱啊，咱們當中就你最早成親，有機會也幫兄弟們留意留意，介紹一下嘛！」

「是呀！」

「咱們啥條件都不提，能和咱們過一輩子的就行！」

「是啊是啊！有個人作伴，日子就不無聊啦！雖然她們聽不懂國語，咱們聽不懂臺語，可耳邊有個說話的聲音也挺好的呀！」

這日，酒席喝到快要夕陽西下了，人才散去，最後就剩下張再留下來。張再問朱鳳之要不要幫忙收拾。

「大哥你別忙，咱倆兄弟來喝一杯吧！」

「能行！就跟兄弟喝一杯！」

「大哥呀，咱倆那會兒在緬甸認識，壓根兒沒想過回國之後還會有再碰面的一天，現在竟然在臺灣遇上了，這不是有緣嗎？大哥，我敬你一杯！來，乾杯！」

「好，乾杯！」張再酒量好，這喝了一下午了，臉都不紅。「還的確是有緣了，咱倆！」

「大哥，我跟你說，我在前線那會兒還碰上史迪威生日！那天部隊裡的飯菜特別好，你知道吧？」

「我聽說了，不過當時我還沒出院呢！」

「我呢，還是大學生的時候便離開家鄉成了流亡學生，沒跟家裡拿錢，只靠著政府發的每個月十二塊的伙食錢生活，這十二塊錢要交給學校和學生伙食團，我們學生要湊錢一起做飯，一天能吃上兩餐算是好的了，所以我那時還奇怪了，怎麼行軍能吃得那麼豐盛？！」

「那天是加了菜的！」

「這事我印象特別深刻！」

「肯定的呀！開打的時候可就沒法好好吃飯了嘛！」

「是啊！所以一直到了離開緬北之前，都沒再吃上一頓好的啦，我呢，當時每

天就想，如果我活不過今天，那也要再讓我飽餐一頓才行啊！」

「戰場上的日子的確就是讓人無法預料，咱們今天能在這裡像這樣喝一杯，只能說是上天還沒要帶咱們走罷了！」

「大哥，那你也想在臺灣成家嗎？」

「不！」張再想都沒想，語氣非常堅定。「俺等著孫老總帶咱們打回去！有咱們孫老總在，終有一天能回去的！」

「嗯，我隨新三十八師作戰，不得不說新三十八師確實是一支令人不可小覷的軍隊，我見過孫立人將軍和李鴻將軍，而且還幸運地曾經得到孫立人將軍親自教授持槍的方式呢！」

「那是！孫老總帶出來的兵，打仗打得可好啦！」

朱鳳之點點頭，對張再所言表示贊同，「孫立人將軍肯與士兵同甘共苦，是一位了不起的將軍！」

此刻，張再一面想著朱鳳之成親那日的事，一面吃著他拿來的虱目魚。「老朱成親都好幾年，也生下三個孩子了，老四，你看你要不要也在臺灣落地生根？」

「回大陸也好，在臺灣也好，我一個人在哪兒，死了就是落地生根，這動盪不安的年歲裡，我不累著別人！」

「小黑，你呢？想在臺灣成家嗎？」

此時，從剛才就一直坐在桌子旁邊吃著麵疙瘩和虱目魚的黑山豹聽見張再問的話便回答，「我也等著孫將軍帶我們打回去！」

「你不是孫將軍的部隊吧？」

「我曾經見過孫將軍！」黑山豹這會兒已經吃飽了於是放下碗筷，「那年我早就聽聞日軍的侵略行為，所以國軍的部隊來到廣西的時候，我很高興終於可以去從軍，後來，有一天我見到了孫將軍，便跟孫將軍說我想要從軍，抗日保衛國家，當時孫將軍先問我家裡有幾個兄弟姐妹，我說父母親就只有我一個兒子，結果孫將軍要我回去好好孝順父母。」

「既然你沒報名從軍，那你怎麼又會跟著部隊轉進臺灣？」

●

「我是沒參加過國民黨的軍隊。」黑山豹沉默了一會兒，好像在思索自己該從何說起似地，他試著尋找那些年的回憶，「日軍來到廣西南寧佔領了崑崙關，之後在蒲廟的邕江邊和國民黨軍隊打了一仗，結果國民黨軍隊吃了個敗仗，那時很多百姓撿到了國民黨軍隊落下的槍枝彈藥，然後又看到日軍在村落裡到處搶劫殺人，有一位國小教師於是便自告奮勇組成抗日自衛隊，當時我在南寧讀中學聽到了不少抗日自衛隊跟日軍戰鬥的事蹟，那年年底，蒲廟日軍派士兵到附近偵查時被自衛隊伏擊，過了兩天日軍又企圖偷襲的時候，被哨兵發現他們推倒了村外的信號樹，自衛隊當下便出來準備迎戰，隨後日軍一進到村裡時，見到聯隊長被自衛隊的土槍散彈擊中落馬就立刻撤退，由於自衛隊自己製作的武器火銃所用的槍彈通常是塗上毒藥的曬乾黃豆或碎牛皮，所以過了沒有多久聯隊長就因為中毒而死亡，日軍因為這兩次被襲擊之後便增兵包圍進攻村莊，當時村民早已疏散，後來自衛隊在村外對三四百人且配有重機槍及小鋼炮的日軍進行聲東擊西的戰術，日軍被打得無力招架，最終撤離了蒲廟，此後周圍村落也跟進組成自衛隊，這支自衛隊也在隔年與廣西當局派過來一個戰地督導團一起成立了邕寧縣抗日第四游擊大隊，游擊大隊隊長是白崇禧將軍的家庭教師劉延年所擔任的。」

這時，張再、簡新川和傅鐵風三人都靜靜地聽著黑山豹講述他所經歷的事情，黑山豹想想又開口繼續說，「後來，日軍在三洲嶺增設據點並且架設大炮，然後對八尺江東岸的游擊隊進行猛烈炮轟，有一次游擊隊就以一挺輕機槍與三支步槍潛入日軍大炮陣地偷襲，結果日軍急得趕緊將大砲拉走，之後日軍還是不斷地來掃蕩村莊，不過游擊隊一直抵抗，他們會先找日軍不易前進的地形，鎖定日本軍官為目標接著數槍齊放而後自由射擊，再退找地形，一日連退三次，數槍齊放三次，如此便退到日軍重武器無法搬運的深山裡面，日軍只能派不到兩百人的步兵攜帶輕武器與游擊隊戰鬥，最後日軍終於在十月底時敗退撤出南寧，可沒想到，

過了幾年，日軍竟然又攻進南寧，這次邕寧游擊隊再度集結群眾抵抗日軍，後來，我也因為受到那些抗日領袖們的影響加入了游擊隊。」

黑山豹告訴他們，當年中共地下黨組織派人來領導抗日游擊隊，加上游擊隊核心也早就都被廣西學生軍吸收加入了共產黨，故而日軍發動豫湘桂戰役，下鄉清剿的時候，抗日游擊隊便是在共產黨的指揮下向日軍進攻。

「那個時候，我也參加了不少的戰鬥，後來在一場規模不小的戰鬥中，左肩被步槍的子彈射到，所以到現在左手都一直不能抬高不能提重物。」黑山豹一面這麼說著，一面脫掉上衣給其他人看自己左肩上的那個傷疤。

「然後日軍進攻那蓮圩的那一次，游擊隊先是將百姓疏散至八尺江對岸，緊跟著便兵分四路由村莊外圍向村裡的日軍進行包抄攻擊，當時日軍見勢不利便以輕機槍掃射企圖突圍撤退，結果雙方經過一陣激戰之後，游擊隊當中有不少人受了傷，不過日軍也有三個人被打死，後來他們將那三個日本人的頭砍下來掛在戲台上，村民見了無不歡欣鼓掌叫好，我們抗日游擊隊再度擊退日軍，成功地保衛家鄉。」

黑山豹邊說著邊摸摸自己的傷疤，然後嘆了一口氣，「唉！其實我們一開始根本不清楚共產黨和國民黨的事，更不知道為甚麼日本人走了之後，自己人和自己人卻打了起來。」

「我們的確是不明白。」傅鐵風心有同感地點點頭。

「當年孫將軍在仁安羌救出英軍的事不是全世界都知道嗎？」黑山豹無奈笑笑，「後來共軍攻佔四平的消息傳來，沒有多久又聽說孫將軍被調離了東北，當時毛澤東還說，『杜聿明把我們唯一的敵人趕跑了，東北將是我們的天下。』這樣的話，接著國軍就真的節節敗退，只是沒有想到一路轉進，最後竟然是轉進到臺灣。」

「那時我聽到國民政府要遷到臺灣實在是覺得很驚訝，結果沒料到我這一趟上船來到臺灣之後就真的回不去了，而這個原本很熱鬧的港口也跟著轉眼間就安靜下來了。」傅鐵風忍不住感慨。

「如果當初讓孫總帶軍隊去打，也不致落到有美式現代化武器的五百萬國軍敗

給了採取古代作戰方式的一百萬共軍的下場！」張再思量著道。

「部隊轉進的路線剛好經過我的家鄉，那時我已經成家，也有一個兒子，我和妻子在街上開了一間小麵店，有一天，軍隊卡車來了，看到我走在街上就把我載走了！我說我得買醬油回去，店裡的醬油用完了，我家裡那個在等我拿醬油回去呢！結果他們沒理我說的，我就這樣跟著部隊上了船到臺灣！」

「唉，你們這一別真的不曉得何年何月才能再見面囉？」簡新川感傷地嘆了一口氣，「這叫孤兒寡女的是要怎麼過日子呀！」

「自古以來每個戰亂年代裡，苦的不都是黎民百姓嗎？！」張再搖頭看著前方不遠鹽埕上的鹽工們在烈日下辛苦工作的身影，想著自己在那些流浪的日子裡也總盼可以過上安定的日子，可活在那樣不平靜的歲月之中又豈能如願。

「我在東北的那會兒親眼見過國民政府官員的腐敗，所以共產黨來了，說要給百姓有飯吃有衣穿，許多農民工人就加入共產黨的軍隊了！」傅鐵風對於國民黨軍隊的失敗似乎不覺得意外，「我還聽說有國軍的師長變賣了上面發下來的糧餉，讓底下的士兵沒東西吃，你們說這樣的軍隊能打贏嗎？！」

「傳言後來有不少國軍將領都拉著整團整連的士兵投共了呢！」簡新川附和著。「軍心動搖的後果便是潰不成軍啦！」

「看來國軍早沒有一點戰鬥的意志了？！」傅鐵風不可思議地說，「如此的軍隊不用打就自己先敗啦！」

「可不是嗎？！國民政府說撤就撤，那個時候，碼頭每天都很多人等著上船，那一天碼頭來了兩艘商船和一艘海軍登陸艦，我是跟著軍隊一起走，然後被推著上了那艘海軍登陸艦的，但是還有很多人上不了船，我看到很多帶不走的馬都被活埋在沙灘上，還有為了讓更多人上船而被棄置在碼頭的一箱箱武器彈藥、黃金白銀和各種家當，最後船要開了還是一直有人要擠上來，船長沒辦法制止便直接下令收起船梯，結果那些企圖爬上船的人就從船舷掉入海裡，真的是慘不忍睹啊！」黑山豹對於當時撤退的場面留下了十分深刻的印象，「後來，過了沒多久，當那艘船開走的時候，岸上有些士兵因為沒坐到船就很生氣地朝著船身開槍，情況可以說是相當地混亂又危急！」

「當年太平輪不就是因為超載才會出事的嗎？！」張再突然回想起這事。

「我記得，太平輪本來是載客容量為六百人的豪華客輪卻硬生生地載了九百多人，加上夜間航行未開航行燈，才會發生這場悲劇。」傅鐵風曾經當過水手，聽過不少的船難事件，但是從沒有像太平輪這樣慘烈的，所以他特別關心整件事情的發生經過，「跟載煤礦和木材的建元輪相撞，兩艘船一共有一千多人罹難，太可怕了！」

「太平輪沉沒後，罹難者的屍體後來還漂流到日本附近的海域，被日本的漁民發現。」簡新川記得在當時的報紙上看過這則報導。

他們幾個已經到臺灣來的鹽警也都對這個太平輪沈船事件新聞記憶猶深。

「雖然我莫名其妙地來到臺灣，不過，現在孫立人將軍在臺灣練兵，所以我相信我總有一天可以帶醬油回去給我太太！」此刻，剛到臺灣不久的黑山豹仍然滿心期待有朝一日能夠回到家鄉。

一日下午，張再巡邏時間一到便帶著黑山豹一起去巡視鹽田，當他們走到鹽埕區一處空地時，遠遠就聽見一群孩子大喊著，「鹽兵仔來矣！緊走！」「鹽兵仔來矣！」「鹽兵仔來矣！」

「那些孩子喊甚麼呀？」黑山豹這時還聽不太懂臺語於是問道。

「他們啊，是在喊鹽兵來了，快走！」

「鹽兵？是在說我們嗎？」

「是的，就是說咱們。」

「我們是鹽警，怎麼說是鹽兵呢？」

「咱們看起來就是軍人模樣，所以當地人都喊我們鹽兵。」

「那些孩子在做甚麼，為何見到我們就要跑？他們在偷鹽嗎？」

「沒事兒，那些孩子只是在炕窯。」

「炕窯？」

「就是挖個土坑接著在裡邊兒燒柴，等土坑燒熱了再埋地瓜啦、香腸啦，一些能吃的東西進去，然後等悶熟了挖出來吃。」

「不就燒個窯嗎？這也不是幹壞事，幹嘛跑呢？！」

「那些孩子知道是咱們抓鹽賊的，見到咱們總是害怕。」

「我們也不亂抓人，怕啥呀？」

「這裡發生過警察和民眾的衝突事件，所以當地人都跟孩子說看到警察要快走，看到鹽警也一樣。」

「是甚麼衝突事件？」剛來到布袋不久的黑山豹對於張再說的事情感到好奇。

因此張再告訴黑山豹，「發生事情的那年我都還沒過來，也是後來聽老朱說的，他當時雖然沒有親眼見著，不過倒是有聽鹽工們說是因為布袋這裡出現很嚴重的霍亂，所以政府決定封城加強管制，結果有民眾企圖衝出草繩拉起的封鎖線便與警察發生衝突，後來警察看到衝突愈演愈烈不得不開槍示警，誰知竟然誤打中一位剛捕魚回來的漁民，最後那位警察被民眾打到重傷，漁民也因為失血過多而不治，從此當地民眾和警察的關係就不是很好了。」

「原來是這樣啊！」

「到了隔年二月，臺灣各地傳出更多更激烈的官民衝突，所以政府怕有人惹事生非，後來就開始抓人，只要有風聲就抓，像是那年大陸廣播說有派五百名僧侶來臺灣從事情報工作，結果就把所有大陸來的出家人全抓去關了。」

「出家人當特務？」

「怎麼可能嘛！」張再搖搖頭大喊著，「根本沒的事！」

「所以是共產黨散布的謠言？」

「大海有告訴過我，說他和一批出家人坐的同艘船，還說有個年紀比他小的和尚與他在船上的幾日裡聊了不少，那名和尚說他們是僧侶救難隊要來臺灣接受僧侶救護訓練的，怎麼會說人家幹特務呢？！」

「五區那個小隊長說的？」上回海克強來槍樓，黑山豹有見到他。

「是的，他們在上海一起上的船，那名和尚跟大海說，他們出家人因為看到家鄉很多人的屍骨就曝露在路邊沒人收拾，覺得於心不忍所以想要埋葬那些屍骨，可有人跟他們說這麼做不合法，如果他們的親人來找會找不到，要做這樣的事應該要受過訓練才行，後來那名和尚的師父說他和孫立人將軍有關係，可以打電話問問看，或許能夠來臺灣參加訓練，就是如此，他們才會來的臺灣。」

「那怎麼會被抓去關了呢？」

「所以才說那個時候政府已經是風聲鶴唳草木皆兵了嘛，那些僧侶救護隊後來到臺灣也因為種種原因沒有辦成便各自解散，自尋安身之處去了。」張再將自己還記得的那名和尚告訴海克強的事說給黑山豹聽。

那名和尚是江蘇江都人。那日，南京戰火映照了半個天空呈一片通紅，連江都仙女廟都能見到，當時已經有非常多難民陸陸續續地往後方撤離，雖然大家都知道，中國北方的盧溝橋早就發動了戰爭，不過生活在中國南方的孩子對於那麼遠距離所發生的事情並沒有任何感覺，只是每天看著徵調的過兵從大馬路上經過，還有一輛輛載著軍隊的卡車來來往往，以及不時轟然劃過天空的飛機，覺得好不熱鬧，若非後來看到鎮上許多婦女都加入了趕製準備送往前方的軍衣棉襖的行列，更有幾個地方仕紳到家中遊說母親讓他去參加兒童抗日隊，這才讓他感受到中國正在上上下下地動員抗日。

一天，家裡來了一些生面孔的大人跟他母親說，「大娘，鎮上要組一支兒童抗日隊，讓你們家幾個孩子也參加吧！」

但是他母親一開始也沒答應，「我們家孩子沒讀過書，啥也不懂，啥也不會呢，就怕給人家添麻煩啦！」

「沒事兒，隊上都會教的，現在中國人要團結，咱們能出錢的出錢，能出力的出力，千萬別讓日本鬼子給打進來，否則咱們日子可就難過啦！」

「你們說這日本鬼子都打到南京了，中國會不會亡啊？」

「不會的，中國現在能打的都上前線，不能打的在也全力投入後援，相信只要咱們一條心就絕對不會亡國！」

那些大人說服了他母親，然後那時因為環境的緣故沒有機會讀書的他就這樣參加了地方上的兒童隊伍，每天去練習唱一些愛國歌曲然後遊行並宣傳抗日。

「中華錦繡江山誰是主人翁？我們四萬萬同胞！強虜入寇逞兇暴，快一致永久抵抗將仇報……」

「只有鐵，只有血，只有鐵血可以救中國……」

「前進！前進！中國的國民向前進才是革命……」

不久，聽著兒童們唱著這些歌曲，好像百姓的愛國情操也跟著被喚醒似的，大家紛紛有錢出錢有力出力地投入抗戰。

直至那一個傍晚時分，見戰爭已經沿京滬鐵路至南京的母親毅然決然地叫他扛著兩條棉被跟著人群往大後方移動，他們到底也無法不投入逃難的行列了。

當夜，他們走到一處神壇，原本想在那裡借宿，但是神壇早已人滿為患，因此他們只好又繼續走，幸得在不遠的一個車水棚找到了棲身之所。三日後，聽說老家附近的地區已經被日軍佔領了，這時他們心中開始擔心留守在家園的外婆，不知老人家是否安好，結果過了兩天，外婆竟然也逃出來並找到他們，自此一家人得以相聚。

後來，外婆很是掛念老家的情形，嘴裡還不停地嚷著，「我想回去看一看家裡的情形！」這樣的話。

儘管母親說甚麼也不同意，「不成不成！那太危險了！」

大舅也搖頭反對，「對呀！現在那兒已經被日軍佔領了，回不得啊！」

可沒理會母親與幾個舅舅都不同意的外婆仍然堅決要回家看一看，「不回去一趟我不放心呀！我去看一眼就馬上回來，不會有事的！」

所以最後便由他和外婆一起潛入日軍占領區的家園一探究竟。結果沒有想到這一看，眼前景象真嚇壞他了，簡直是屍橫遍野，還有一些被狗吃掉內臟的屍體僅剩頭顱與四肢，實在慘不忍睹，除此之外，附近清澈的溪流中，許多沉在水中的死人那一張張已經浸泡到浮腫的臉上依舊可見其清晰的五官，更叫他看了十分心痛，外婆在認出了好幾個是附近的鄰居之後，也忍不住邊流淚邊唸著，「阿彌陀佛！阿彌陀佛！」

當然，他們家已經付之一炬，當時外婆看到唯一尚未燒光的地方還餘煙未消便趕緊要他一起把殘火撲滅，並且叫他將許多破銅爛鐵撿起來，說那些以後是可以賣錢的。

然而就在他們祖孫二人低頭工作時，幾個巡視災區的日軍從遠遠的地方走了過來，外婆發現後嚇得趕緊抓著他往死人堆裡一躺，一點聲音都不敢發出，等到日

軍離開好一段距離後他們才又起來繼續撿拾東西。一日早上，他醒來發現外婆不見了，到處都找不到人，後來等了一天還是沒等到外婆回來的他只好先回到後方車水棚告訴家人這個消息，母親聽了之後急得要去找人，幾個舅舅都不敢去，母親只好自己和他一起前往日軍占領區，過了沒多久，在母親多方打探下，終於得知外婆是被日本人抓去軍營裡替他們洗衣煮飯，隨後母親想盡辦法連絡上外婆，他們祖孫三人總算平安逃出來了。

兩個月後，地方上有了「維持會」的組織，日軍不再殺人放火，百姓也慢慢地回到家鄉重整家園，而他們則是先找到一間沒有出家人的寺院暫住，再利用白天的時間回到老家，一方面整理燒毀的屋舍，一方面進行修理和重建的工作，經過幾個月後才搬回重新建造的草屋居住。

接下來雖然沒有大規模的戰鬥，但是游擊隊以及地方愛國團體與日軍的交戰依舊不斷發生，故此四處還是可以見到為保衛國家而倒下的一具具義士身軀。有一個晚上，他在睡覺的時候，忽然聽見門外有一陣喊叫聲，「戰鬥！戰鬥！」他知道那是大刀會的人在對抗日本士兵，大刀會是當地民間神道組織，裡面的成員都宣稱自己有神明附體是刀槍不入，可當時一聽見聲音就起來從門縫往外看的他只見有四個高舉大刀의 當地人一面高喊，「殺小鬼！殺小鬼！」一面向後方跑去，結果兩個緊追在後的日本士兵拿出兩支王八盒子，「砰！砰！」兩聲，前面兩個人一聲沒吭地就倒下了，不一會兒，又聽見兩聲「砰！砰！」另外兩個人也跟著一命嗚呼！

說好的刀槍不入的神明附體呢？那一刻，被眼前一幕驚嚇到的他心中感到相當地錯愕！

自此，在日本占領區生活，大人們不是抗戰，就是在臂上貼個紅太陽貼紙低頭不語地苟延殘喘著，而小孩或在戰火之下的斷垣殘壁中玩耍，或於會戰結束後的戰場上數算著死屍數目當遊戲。儘管如此，這宛若人間修羅場之處卻依然能見菩薩道，那便是他的二舅，一個春天下著綿綿細雨的日子，二舅剛從田裡工作回來，一身泥濘還未洗淨便跟外婆說要娶妻的事。

「你是看中哪家女孩了？」外婆奇怪這向來木訥的兒子今天怎麼轉性似地！

「是夏小容的妻子。」二舅一邊拿出準備要種的菜籽來整理一邊輕聲地說道。

「夏小容？」外婆從屋裡出來，拿了個凳子坐在二舅旁邊，「誰家的孩子啊？」

當時擔任「維持會」副會長的大舅從外面回來一聽見這事便說，「夏小容不是被日本人給殺死了嗎？聽說他看著自己的老婆被日本兵強暴就衝上去要拼命，結果反被一刀捅死，你說的是那個夏小容吧？」

「嗯。」

「你要娶他太太？」大舅不解地問道。「不是說他還留下了七個閨女？」

「嗯。」

「你當真要娶那個夏小容的太太？」大舅走到二舅面前繼續說，「你該不是被日本鬼子殺人不眨眼的樣子給嚇傻了吧？」

這會兒，聽到大舅這麼說的二舅甚麼話都沒說，倒是外婆淡定地開口了，「這莫不是人間菩薩道？」

此事是他後來聽母親說的，由於外婆是虔誠信仰佛教的人，所以這個兒子既然決定要娶那位夏太太，外婆便不再表示意見，即使鎮上的人都說二舅真沒出息又說二舅自找麻煩，外婆還是默默地接受了這位二舅母及七個突來的孫女。

等二舅的事情處理完之後，母親就說要去找父親。雖然很多人都告訴母親，父親已經好幾年沒有消息，肯定遭遇不測了。但是母親卻很勇敢地跟他說，「走！我們自己找你父親去！」

就這樣，他和母親帶著輕便的行囊便啟程尋父去了，母親知道父親最後捎來的消息是說自己在南京、上海、杭州一帶幫人做素菜，於是母親決定到各個寺院裡去打探看看有沒有父親的下落。他們母子倆動身啟程的第一天是在仙女廟搭上一艘僅能載數十人的小輪船，經揚子江運河來到鎮江，然則經過幾天在鎮江、金山及焦山的寺院探問了之後，都沒有人聽過父親的名字，他們隨即計畫接下來要前往南京。

一日，途中經過棲霞山，恰巧遇上汪精衛預備組織和平政府因而在此地訓練維持秩序的和平軍隊，後來他見山上廣場有許多正在接受訓練的軍人，那些軍人雄壯威武的樣子與整齊劃一的動作吸引了他的目光，所以讓他不由地駐足觀看良

久。

結果棲霞山知客彌光法師看見他就問，「小朋友，你要出家嗎？」

「要啦！」

其實當年十二歲的他只是因為要專心看練兵而如此回答，誰知從此之後便真的出家當了和尚，翌日，他在母親的同意下，正式剃度，法名悟徹。